

# 流

2018年8月 总16期

生活：游泳健身 其乐无穷

绘画：二哥画话六幅

诗文：程宝林诗文选

诗歌：叶虹诗选三首

小说：打碎一尊石膏像

读书：《西行漫记》印象

# 目录

<b>编辑随笔 EDITOR'S LOG.....</b>	<b>1</b>
人民和革命的名义 (老牛) .....	2
<b>生活和艺术 LIFE &amp; ART.....</b>	<b>6</b>
游泳健身 其乐无穷 (范小生) .....	7
程宝林诗文选 (程宝林) .....	9
二哥画话六幅 (胡晓亮) .....	12
叶虻诗选三首.....	13
读书 《西行漫记》印象一 (桂琼) .....	14
小说 打碎一尊石膏像 (虔谦) .....	17
Sherry 专栏 “霸”字杂谈 .....	27
娅竹专栏 酢浆草.....	29
印第安系列 诺日泊斯人长征 (下) (耕者).....	32
Novel 《Horse》chapter 16 & 17 (Steven Neu).....	35
<b>石油 PETROLEUM .....</b>	<b>42</b>
中国民营油企排名 (石油 Link).....	43
2018 中国石油富豪排名 (富豪榜) .....	46
中国石油城 (石油人) .....	50
世界石油城 (石油圈) .....	53
<b>赞助 SPONSOR .....</b>	<b>56</b>
West Lake Energy.....	57

# 编辑随笔

**EDITOR'S LOG**

## 人民和革命的名义(老牛)

路易十六（1754年8月23日—1793年1月21日，39岁）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是个性格温和、处事优柔寡断、待人稍有些高傲的人。法国人闹革命时，他被砍了头。法国总统密特朗曾说，“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1789年的某一天，一群吵吵嚷嚷的巴黎民众冲击路易十六居住地杜伊勒宫。装备精良的皇家卫队开枪了。惊慌失措的人群开始溃退。这个时候，路易十六跑了出来，大声嚷嚷道，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那里面有女人！于是暴众重新集聚，呼啸着潮水般涌进王宫，他们杀死了所有的卫队成员，然后把国王投进了监狱。

说来难以置信，法国大革命中，女人似乎比男人更狂热。有一幅版画描述了某个暴动场面，竟然都是女人！她们拖曳着大炮，挥动长矛和梭镖，很英姿飒爽，让我联想到红色娘子军在舞台上跳舞的样子。我一直以为法国女人是浪漫的，却不知道她们也彪悍。



国王被抓后，国民公会成立，路易十六被控“顶级叛国罪”。国王“叛国”，再加上“顶级”，这个罪名听起来多少有些牵强和滑稽。接下来在决定是不是处死路易十六的问题上，国民公会的成员们陷入了争吵。大家都知道路易十六是个“好人”，而“好人”似乎不应该被处死。如果不杀他的话，“顶级叛国罪”又有些虚张声势的味道。其实，人该不该死，应该和“好”“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中国民间更有一种说法，叫“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听起来让人格外灰心丧气，一怒之下，国人便索性大家都坏起来。

最后的结果是 360 票对 361 票、一票差额通过了国王的死刑判决。这要命的一票，是路易十六的表兄、奥尔良公爵投下的，他这种做法有点类似我们中国人称颂的“大义灭亲”，按孔丘的理论，这种行为属于较高的道德范畴。不管怎么说，敢于灭自己亲人的人，灭起他人来，也应该不会手软。和这类道德高尚的人呆在一起应该会比较危险的。

看路易十六的传记，常让我想起南唐后主李煜（937~978），这位皇帝工书、善画、洞晓音律，在五代时期的词人中首屈一指，是个地地道道的文学天才。就这么一个人，稀里糊涂当了万民之主，放着许多重要的事情不做，整天琢磨怎么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字，把个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赵匡胤闹革命，不但摧毁了他的江山，更冲进皇宫强暴了他漂亮的妻子，而皇帝也只有在一旁垂泪的份儿。后来李煜悲悲凄凄写下一首肝肠寸断的《虞美人》，又惹恼了赵匡胤的儿子宋太宗，干脆赐服牵机药。据说这种毒药人服后不会立即死，而是躺在地上挣揣抽搐，身体逐渐萎缩扭曲，最后佝偻成一团，状似婴孩，是为“牵机”，一个“牵”字，总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个路易十六，除了死法与李煜不同（他的身体没有缩成一团，而是被劈成了两半儿），其他方面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的法国债台高筑，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让整个国家动荡不安。然而国王放着国家大事不管，却给自己开了一个五金作坊，整天躲在里面津津有味地研究制锁技术。他制造出来的锁头，个个堪称工艺品，精巧玲珑，创意新颖，令人惊叹不已，当时的法国锁匠们无人能出其右。路易十六是个机械方面的天才，他甚至改进砍头机，把铡刀由原来的四方形变成三角形，改进后的砍头机铡起人脑袋来的确利落多了，刽子手们往往超额完成任务。

恼怒的法国人民终于爆发了革命。关于这场革命，我想读者们不应该陌生。有两幅油画也许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一幅是情绪激昂的法国民众用大炮起劲儿地轰炸巴士底监狱高高的围墙，这幅画叫“攻占巴士底狱”。另一幅是个容貌俊美的女人，裸露着丰满的乳房，挥动三色旗，勇敢地号召民众跟随她顶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这幅画叫“自由引导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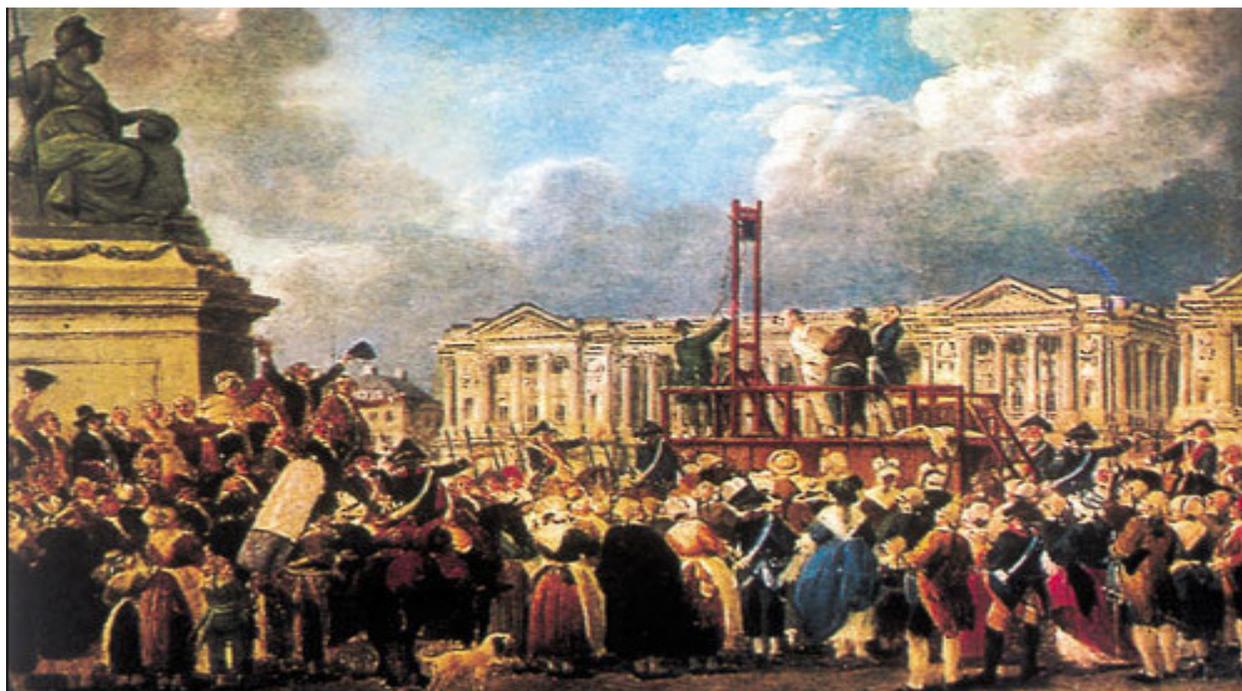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自由”，“人民”，“革命”总是光芒四射、豪气万丈的字眼儿。两幅画都曾让年青的我热血沸腾。那份激动，恨不得就是其中一个卖力点炮捻的家伙。或者，干脆就是

那个紧紧跟在女人后面、很神气地挥舞双枪的小伙子。没准儿仗打完，这个漂亮姑娘就爱上我了。不过仔细想想，敢于舍命杀人的女子，颇有些母夜叉孙二娘的味道，当她的丈夫，多少有点儿心惊胆颤，尤其是黑夜里上了床关了灯的时候。

据说这位姑娘是纽约港自由女神像的原型。有她的保护，至今不太有人敢惹美国。偶尔有出头的莽汉，也大都落了家破人亡的下场。然而 89 年北京学生革命，把这位女神请到了天安门广场，却没起什么作用，很快就给政府派出的兵们捣毁了，支离破碎地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神来到不信神的国度，大概是要吃些苦头的。

纵观历史，流血的革命总是刺激得年轻人热血沸腾，他们斗志昂扬地加入进来，于是流更多的血，于是有更多的血沸腾，估计“热血青年”就是这么来的。革命和鲜血永远粘连在一起，聪明的中国人对革命的这个本质认识最深刻，**REVOLUTION** 本身是旋转的意思，我们把它翻译成革命“命”。既然革命者那么喜欢革掉被革命者的脑袋，为什么不干脆译成革头呢？割掉的头颅在地上“骨碌碌”翻滚旋转，既符合原意，又生动形象。



如同我们历史教科书中分析的那样，人民群众得道多助，统治者失道寡助，大革命理所当然地成功了。兴高采烈的法国革命群众铡掉了路易十六的脑袋，使用的正是他改进过的砍头机。新成立的法国人民政府把国王七岁的儿子路易捉进了监狱。这个惊恐不已的孩子在昏冷潮湿的牢房里抖缩成了一团，每天仅能吃上一餐饭，随地大小便，很快就死掉了。

不知道这个孩子临死的时候会不会抽泣着喊，妈妈呀！爸爸呀！妈妈呀！爸爸呀！妈妈呀！或许，小男孩已经虚弱得根本没有气力哭喊了，他静悄悄地死去。

# 友好合作 FRIENDSHIP



卡爾加里石油非正式論壇



## 征稿 CALL FOR SUBMISSION

《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式的作品，投稿邮箱 [editor@aspeoil.ca](mailto:editor@aspeoil.ca)。

<<FLOW>>, an online literary magazine, is delighted to accept submissions of novels, poems, fiction, artwork, any other innovative literary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etroleum industry. Email us at [editor@aspeoil.ca](mailto:editor@aspeoil.ca)。

**LIFE & ART**

**生活和艺术**

## 游泳健身 其乐无穷（范小生）



**范小生，职业工程师，现居卡尔加里。业余时间参与管理有一千二百多学生的育丰中文学校。喜欢园艺，摄影，游泳。**

### 游泳健身 其乐无穷

——谈谈我每周游泳近万米的体会和秘诀

本人最近二十年除了外出度假之外，常年坚持每周游泳近万米，不但保证了身体健康，而且还对生活与工作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我想在这里把自己多年来学习游泳的心得，以及一些小小的诀窍，写出来和读者朋友们分享。

#### 1、现状

我今年就要奔 60 岁了。多年来，我每周坚持游泳三次，共约三个半小时，每小时大约游三 千米。我游泳的特点是只要下到泳池，便会以几乎均匀的速度，不停地游，直到规定的成人泳道游（Adult Lane Swimming）时

段结束。由于卡城公共游泳池成人泳道游的最长时段为两小时，所以我到目前为止连续游的最长纪录也是两小时，长度在五六千米之间。由于我常年坚持游泳，几乎是雷打不动，我身体比较健康，工作时精力旺盛。此外，在每次游泳之后，我不但不感觉到累，反而浑身轻松，心旷神怡。由于我从事软件开发，有时会加班加点，当感觉头脑很累时，游上三千米，反而会恢复了精力。

#### 2、历史

其实，我是快三十岁时才开始自学游泳的。我从小生活在河北农村，通往天津的大清河就在我们村边流过。可是，由于被奶奶看管得很严，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机会到河里去学游泳。即使偶尔跟大人到浅处去洗澡，也没有会游泳的人来教我。结果，直到来加拿大前，我连狗刨都不会。

一九八四年，我正准备出国的时候，不经意间花 1.15 元人民币买了一本体育系通用教材《游泳》。没事的时候，我偶尔会翻看一下，但也没有条件练习。一九八五年岁末，我来到了加拿大埃德蒙顿市的阿尔伯塔大学。不久，我就发现阿尔伯塔大学的游泳池几乎常年对学生和教工开放。此外，学费中包括健身费，不用白不用。就这样，利用这 1.15 元人民币的投资，我就在阿尔伯塔大学的游泳池开始自学游泳。我从潜水、换气等学起，不知不觉就学会了蛙泳。

#### 3、好处

游泳的好处太多了。首先，这是一项有氧运动。游泳时，由于从头到脚几乎所有的肌肉群都参加活动，不但能使四肢肌肉发达，还能使呼吸及心血管系统得到加强。其次，相对于其他大部分运动项目，游泳对身体的损伤最小。因为身体浮在水面，所有的关节几乎都不承受重力，所以正常锻炼对关节损

伤很小。再有，游泳老少皆宜，从不会走路的婴儿，到耄耋老人，都可以享受游泳的乐趣。最后，如果游得好的话，人在水中滑翔就有点像雄鹰在天空翱翔，感觉妙不可言。

#### 4、数字

以下是一组与游泳或运动强度有关的数字，供参考。

1) 水的阻力是空气阻力的 800 多倍。所以游泳比跑步需要克服的阻力要大得多。

2) 用力游泳一小时，大约消耗能量 650 大卡，相当于 8 个超大鸡蛋的热量。所以经常游泳的人，几乎无需另外减肥。

3) 最高心跳速率的计算公式：男：220 - 年龄；女：226 - 年龄

4) 最佳运动量和减肥效果，需要达到最高心率的 70-80%，持续 20 分钟以上。

5) 体重指数(BMI)计算公式:

$BMI = M/H^2$ , 即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18 至 65 岁成年人正常体重指数范围是 18.5-24.9。

#### 5、秘诀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游得快的游不远，游得远的游不快。在游泳池，我们经常见到有人每游一两个来回，就站在池边休息。这样锻炼，不但效果有限，而且反而会感觉累。如果说第一段能游五个来回，接下来会一段比一段短，最后变成游一个来回就要休息。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在身体的能量供需上达到动态平衡，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等没有锻炼得足够强壮。以下就是我能坚持一两个小时快速游泳的秘诀：

1) 常年坚持游泳，无论酷暑严寒，几乎雷打不动。要把锻炼当作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比吃饭睡觉还重要。别人可能会找借口不锻炼，我则相反，而是尽量找借口锻炼。

2) 在选定的时间内，要连续游，不能游游停停。初学者，可以先从短时间开始，例如十分钟。无论多慢，都不要停。待身体各个系统适应之后，就加长加快，直到所能达到的最长最快极限。

3) 最优的单节动作。单节动作是既游得快又游得久，而且还不累的重要基础。这部分又可以细分为：

a) 最大的动力：以蛙泳为例，用手划水时尽量使上臂和前臂呈 90 度左右，并充分发挥上臂和胸部肌肉的巨大作用，通过不断摸索，找到最有力的划水路径。蹬腿时避免浪费能量的先向外蹬再夹腿的动作，而是直接勾脚向后蹬，然后再把脚伸直。

b) 最小的阻力：为了减小阻力，身体应尽量与水面平行，手向前伸时要手心向下，五指伸直，不要手心相对，形成旋涡。

4) 最佳的频率：如果每个单节动作都能做到最大动力和最小阻力，那么即使频率不太高也可以游得很快。相反，我们常常看到有人似乎动作频率很高，但却游得很慢。游得频率太高，就会大量消耗能量，使身体补充不上，从而感觉太累而游游停停。一般地说，25 米的距离内用 10 个动作周期就不会太累。

#### 6、设备

游泳所用到的设备很少，但为了游得快和看得清，以及长时间游耳朵不进水，需要这样一些物品：

1) 游泳裤或游泳衣：需要紧身的，否则游不快；

2) 游泳镜：购买防雾的，还有带近视的；

3) 耳塞：要购买软胶的，我用的是 Speedo 的，效果很好；

4) 防雾液：由于再好的游泳镜也不能永远防雾，防雾液便成了必需品。我用的是供冰球运动员使用的 Visor Guard，每次临游泳时喷一下，马上就可以使用，效果很好。

## 7、问答

问：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锻炼，怎么办？ 答：只要有吃饭的时间，就会有锻炼的时间。问题是，找借口不锻炼，还是找借口锻炼。

问：我年龄太大了，可能学不会游泳了，有办法吗？ 答：年龄不是问题，关键是有无意志力。我有一个好朋友，今年就满花甲了。他一两年前还不太会游泳，通过我们在一起练习了两三次，他从池边换气开始，经过一番努力，很快就学会了蛙泳。现在，游泳已经成了他十分享受的运动，每周三次，最多时能够连续游 1700 米。



程宝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散文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长期担任四川日报文学编辑，1994 年应 Djerassi Resident Artists Program 之邀赴美访问，1998 年 5 月举家以“杰出人才”身份移民来美，获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创作系艺术硕士学位（MFA），现任教于北加州某联邦政府语言学院，著有英文诗集《Li Po's Cloth Shoes》、英汉对照诗集《纸的锋刃》、诗集《程宝林抒情诗拔萃》、《未启之门》、《雨季来临》；散文集《国际烦恼》、《心灵时差》、《托福中国》、《烛光祈祷》；长篇小说《美国戏台》等共 22 部。



## 雨季来临

在经过了长长的旱季之后  
雨季来临

仿佛什么都不会发生  
熟透了的大地，笼罩着由蝉声  
和蜻蜓翅膀织成的寂静  
棕榈在正午卷起叶片  
把树冠缩成一小片扇形  
最后一队运水的骆驼  
消失在赭黄的地平线

沙砾灸红了寂寞的驼铃  
井台上，轳辘充满自信地卷动着  
漫长的旱季  
慵倦的等待  
幽深的古井……  
咸涩而潮湿的海风  
冲断亚热带密密设防的纬线  
扑进每一双因渴盼而流泪的眼睛  
不可抗拒的男性的气息  
(大海，真是一个粗旷的男子呢！)  
不可抗拒的大海の诱惑  
摇撼所有的处女林  
庄严地宣布——占领！



### 碧海青天夜夜心

在经过了长长的焦渴之后  
雨季来临

两株椰子树牵起的吊床  
轻轻地在风中  
摇动少女和她的椰影  
凉棚外，一只铜盆淅沥起来  
她知道，这是一个因甜蜜而不安的季节  
在弹奏一架从未拨动的琴  
等铜盆注满雨点的音符  
就会有人弹起口弦，向她的竹楼走近  
她有点胆怯。夏眠之后  
醒来一颗鲜嫩多汁的心

在经过了长长的默祷之后  
雨季  
来临

坐在露台的沙滩椅上，一盏夜茶，擴散著淡淡的葉香。茶這種古老植物的溫婉與溫潤，經年累月，慢慢滲入我靈魂の根部，成為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夜月明，我打算熄滅了室內的燈盞，將自己沉入夜的暗黑中，獨對明月，和明月之下，遠山之間，那一片森林樹梢的莽莽蒼蒼。點燃一支菸，裊裊煙霧中，飄忽而來的是蘇軾、辛棄疾、李白、張若虛那些光照千古の明月詩章。「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寫大江奔流；「千江有水千江月」寫世沐銀輝，月光下的河流如此靜謐安寧。月照江河，水色與月色，交匯、融合為水天一色，那就是海了。

整整兩年三個月，我的生命，懸置在這一片海天之間，鎖定在這間闊大的陽台之上。客居在陽台一角的一對鴿子，在這裡孵出了一隻小鴿；牠們搬走後，另一對鴿子入住了鴿巢，生下了鴿蛋——為了讓牠們安心孕育生命，我用紙板和花盆將這一角落圍了起來，使牠成為我的「家中之家」。

在牠們也孵出一對兒女，舉家搬走後，一隻獨棲的鴿子成為我的新房客——不付房租的那種。牠的另一半去了哪裡？我不願去深想。當我開車的時候，看到路上散落的鴿子，我

總是小心地、緩慢地前行，有時候還要輕輕地鳴笛。我不能因為我擁有奔馳的車輪，就不把路面上細小、柔弱的生命當一回事兒。

今夜，那隻獨棲的鴿子深夜未歸。海的那一邊，兩千英里之外，初次打工夜歸的兒子是否午夜時分平安到家？當我給他的手機打電話時，在一聲親切的「爸」之後，便定然是一聲不耐煩的回覆：「你們老年人真囉嗦！」

不諳中文的孩子，措辭是如此入木三分。他哪裡知道，近天命之年的我，軀殼中那顆心，仍然像二十多歲時那樣，渴望著生命的激情和奔放。三十年的歲月、世俗生活的重壓、對現實的諸多失望與失意，並沒能磨蝕我心的青春和詩情。

我一直在盼望著離島而去的日子。有一次我夢見自己，在等候一列遲來的客車，載我回家，不僅是回到妻兒的身邊，而且，回到父母和兄弟姊妹、侄女外甥身邊，去守護、呵護他們，共享天倫。當這列客車終於姍姍來遲時，我登上列車，突然看見，站台上出現了一個美麗的身影，一個似乎在青春之夢裡追尋很久的面容。

列車已經啟動。我們只有短短的幾秒鐘，隔著車窗說幾句話。車輪越轉越快，兩人的話語也愈見急促，以至於雙方都無法聽清對方在說些什麼。醒來的時候，才知道這不過是南柯一夢。在一個四面皆水的海島上夢見火車，夢見火車駛過平原，從華北平原到江漢平原。我無法解析我的夢境，佛洛伊德怕也不能。

相隔千里萬里，而情牽一線，那是「緣」。

相距咫尺，猶如天涯，直到最後一刻才匆匆相遇，那是「命」。

朝夕晤對，卻無以相談，沒有磁場，更沒有磁力線，那就是「絕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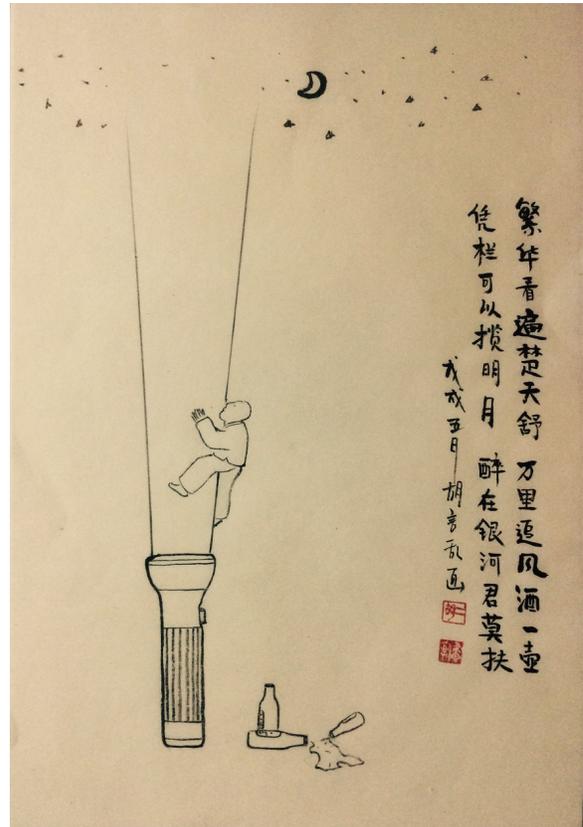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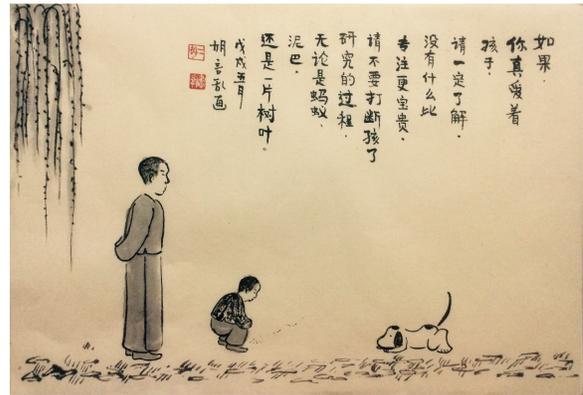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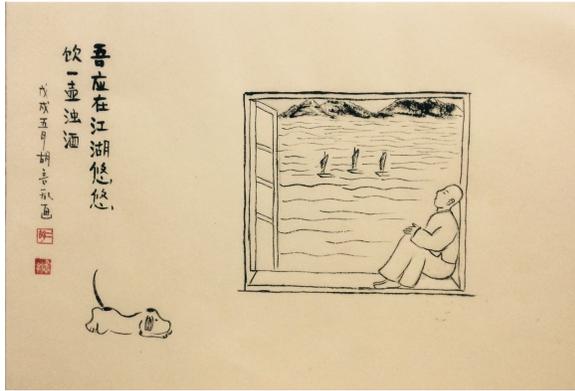
「緣」是佛家語。佛法無邊，緣生緣滅，靈魂深處的孤獨感，卻是佛法無及的所在。仰望一天皓月，遙想若許年後，我唯一記得檀島風物的，怕只有白沙灘的細浪，不經意地漫上來，這時，一絲難以覺察的不捨、幾縷縹緲如煙的離情，就這樣「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图：农夫



## 二哥画话六幅（胡晓亮）

胡晓亮，家中行二，俗称二哥，幼时酷爱美术，家中贫困无钱学画，总在田间用石子涂鸦，后阅丰子恺，刘树勇绘画资料，重拾旧梦，开始临摹，学画，创作之路。自创“胡言乱画”系列漫画，自嘲，自侃为主。不为别的，只为静心一乐。



## 叶虻诗选三首

叶虻，北京人，冶金机械学士，工商管理硕士，曾供职于四通集团，现旅居加拿大，诗歌和散文散见《南方文学》《贵阳晚报》《东方文学》《诗歌报周刊》，《蒙特利尔华人报》《中华导报》，美国《清风文萃》《佛州经济导报》，台湾《南华报》报纸和杂志期刊，诗歌作品曾多次获得网络文学优秀奖，并入选《中国网络诗歌年鉴》《北大百年新诗选》等多部诗歌合集。



### 还俗

想一想你还是在我的脑海  
不敢胆大妄为地惊动你  
不敢像吊兰那样低垂  
这一刻我是盆栽的 露骨的  
妄念像我怀中的幼兽  
体毛松软 喉管里有暗疾 睡态危机四伏

幻多么像稻壳里的睡眠  
生就粉身碎骨的薄命  
无端那么多的念 香柱里的灰  
在光的上面一点点坍塌 一点点寸断

我虚构 我是我脚下的蝼蚁  
我一步一步地踏出我的疼  
踏出我脑海里 那些渺小的不幸  
回到尘世的那一刻 肉身难辨  
我未曾有过一切

但我未必 不曾有过你

### 风筝

我试图罗列一些黯淡的早晨  
变凉的早餐和想你时荒诞的坐姿  
太阳的一半在深渊  
一半任由阴霾临幸

空气中的你仍然不着痕迹  
忘记前世的蝴蝶沦落为动作标本  
所有的牵挂就像走过琳琅满目的橱窗  
触手可及 而玻璃的秘径铁锁高悬

命里的汪洋 风筝两端是岸  
我们在重蹈覆辙中 放逐和返还  
即便写好的剧本每一字都是疏离  
而我们的爱慕就是肉眼可以分辨出的  
牵一牵 动一动的挂念

### 书

我打开你就像打开  
自己的身体  
我合上你就像合上  
脑海里的思想  
当我们分不清彼我  
我也可以是一本书  
而你就是蜷缩着的我  
在人群之外 把自己  
束之高阁

## 读书 《西行漫记》印象一（桂琼）



我叫桂琼，到今年正好在中国和加拿大各度过一半人生，很遗憾英文还是没有中文那么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喜欢很多人和事，觉得人生充满了许多好奇的事物，让我不可能感觉无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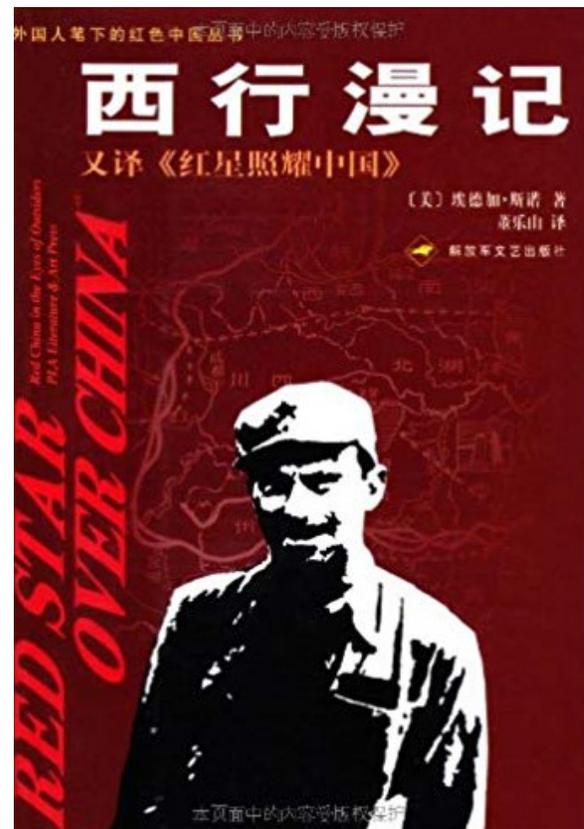
我相信朋友如同珍奇的花朵，需要培养，相信旅游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最佳途径，相信孩子是我最好的老师，相信读书是每一天最幸福的时刻，相信大脑空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相信精神上的感动，至少和物质上的满足同样重要，假如不是更重要的话。是啊，国内朋友看了这句话，一定会说，你现在是在用英文思维，用英文文法来组织句子……可我觉得离开中文环境那么久，反而对中文文字有一种清醒的距离感，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

写下文字的快乐，不需要与人解释，自己有兴趣的事，才可能坚持。

现居卡尔加里。

## 《西行漫记》印象一

大约 2009 年的时候，一个朋友在英国白金汉宫门前拍了一张英王的王室徽标，某一天她怀念那一段日子就搁在相册里，我和两个朋友看了因为有人说的话发生了一场混战，从查尔斯家的恩怨情仇打到张学良家的深闺家事，夹杂着感觉派的八卦不知不觉就溜达到了《西行漫记》的光荣历史上了。我发现只要一讨论到那个时代，我就言必称斯诺，简直过分到极点。但是在被几面夹攻，变成刺猬的危急时候赶紧推荐给美眉看，才幸运地躲过了一关。但是从此就欠了美眉的债，什么事惹她不高兴，就提出来威胁利诱，无不用其极。



2010 年的春假一家去坎昆度假。在美食，沙滩，蓝天，白云，五星酒店的游泳池边的日子，大概不适合我们。三天之后就无聊透顶，不能上网，带了电脑，于是看着室外的鳄鱼

潭，写这篇读书笔记。鳄鱼潭属于酒店不靠海的一边，但是，日落时分瑰丽非常，白鹭群飞群栖，优雅无比，丈夫在阳台上一遍又一遍地拍摄，我看着两个儿子看电视打游戏……其实，旅行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脑手机和各种社交网络工具，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旅行，而是略带炫耀和骄傲的摆设。假想我不是时时刻刻在手机上，也许会有更多时间去优哉游哉地让大脑被阳光和热浪腐烂得没有思想的平静和快乐。嗯，还是不要，我还是适合不停不断地让自己运转，才是生命最要紧的一部分。

我对自己的记忆力非常骄傲，尤其是喜欢的书，可以做到相机式的记忆，很多段落句子都历历在目，实在是对《西行漫记》印象太过深刻，以致今日还能够随时想到中间的细节，兴致盎然地回忆一番。不过，我是看过中英两个版本的，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糊涂，不知道自己记得的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因为有一个细节，斯诺和外交部的年轻人一起组成篮球队和另一个部门（红军大学的？不记得了），被人打得一塌糊涂。我记得的词是被 **beat to the pulp**。当时很喜欢买冷冻橘子汁化冻兑水喝，买的时候，有 **no pulp** 和多少百分比的 **pulp** 的罐头不同，印象剧烈深刻。那么这一段是英文，其他的就不敢确定我的记忆是英文还是中文了。**pulp** 就是浆，被人打成浆，可见惨痛。

提起《西行漫记》，就要提他夫人的传记，大学时代作了很多有聊无聊的考证，但是她文采和纪实都没有给我以深刻印象，我都不记得她名字了，只记得两人没多久离婚。但是她等待着斯诺归来正好遭遇到西安事变，新闻封锁，她的书可以作为佐证对照观看。还有一段有趣的就是她后来也去过延安，对那些夫人们和女性有更多一点的接触。不过，她没有闹什么新闻，没有被康克清拿枪逼到门上的香艳故事。新闻封锁的同时，就像黑

市一样，越是没有正式的消息，谣言就越多。她笔下记录听到斯诺的各种可能发生的结局都有可能。因为当时红军或者朱毛大军，在被封锁的消息里，多多少少和占山为王，掠夺肉票的土匪的差别不是太大。这样，不得不想到我们如今，听到各式各样的谣言和道听途说，比方到偏远地区旅行，到第三世界国家旅行时的惴惴不安，其实放在同等的尺度下，会有什么区别？斯诺带回来的无疑是一种绝对的兴奋，那么现在也不是没有人跨越这种道听途说边缘区采访各式各样“革命”组织的记者，这需要怎么比较呢？



斯诺到达的中国，相信我们都有一定了解，可不幸的是，多数是被人剪裁过的印象。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男子寿命是三十六岁，穷困和贫瘠战乱和灾荒不断，婴儿死亡率高是人口寿命低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战乱和灾荒。中国的历史是充满了旱涝死人、和天争夺口粮的生命周期，西北的灾荒（应该是 1928 到 1930 年，但不记得哪一年斯诺去采访的了），斯诺看到的，大概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洲骨瘦如柴孩子们的景象。他书中描写一个身无寸缕的灾民，看不出年龄，唯一能看出他是男人的，是他下身的那一点，非常凄惨地表明他还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没有尊严，没有知觉，因为最基本的生存，

都是不可能保证的。在这种背景下，让一个外国记者看到的，是一种对这个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非常令人不安。他另外的小故事，是他在火车上与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模样的人，与另外两个乘客的接触，斯诺礼貌地和两个乘客聊天，一老一少大概在湖南一带，自然地说起乡下土匪泛滥的事，老人家看看不出声的同座，加了一句，他们杀人太多了。不料，同车厢的绅士突然说出一句，杀得不够！令斯诺及同座哑舌不已。



邓发像

东北已经在日本的占领之下，大城市如上海北京，一如寻常的繁荣，因为对照斯诺夫人的故事，和他们在北京上海的家居生活，和现代老外居住在北京上海区别，除了时代带来的区别，很有相比之处。可是到了边远穷困地区，能够得到的，是和沿海城市巨大的反差。同时代美国人在西北的，有很多照片反映当地仍然有妇女缠足的记录，和以为皇上还在龙庭的想法。可是，斯诺不是漫无目

的地来到西安的，我看过其他资料介绍，是有人联系到他给他安排一路行程的，应该是一位董牧师。他到了西安，见到的杨虎城和西安的各界国民党大员，可是最神秘的，是在郊外的汉墓群里与邓发的见面。邓发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但是透过斯诺的眼睛，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可以感到他的骄傲和革命者的自尊，他一把握住斯诺的手，盯住斯诺的眼睛，你猜猜我是谁？

斯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人。我也没有！我和斯诺一样的惊诧，中国人，有这种自信散发出每一个毛孔的中国人，是何等不同！斯诺马上被他解除可能有的任何戒备，对这次行程愈发兴致勃勃。

故事写到这里，这本书就放不下去了。比武侠还好看的书啊！



虔谦，闽南古镇安海长大。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及研究生毕业。当过学院教师。在美打工十年，现居洛杉矶，为美国公司资深电脑程序员。

中、短篇作品发表于海内外报刊数百万字。小说获汉新文学金奖，搬上银幕并收入多种选集。2015 年度北美华人图书馆协会小说类最佳图书特别奖，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提名，2016 年度北美华人图书馆协会最佳图书奖。散文多次获奖，选入教材，入列世界华文百家。诗作获奖，选入多种诗群和诗集。

出版/发表长篇小说《不能讲的故事》（山东作协百家评论推介）、《无房》、《二十九甲子，又见洛阳！》、《一天就够》，中短篇小说集《万家灯火》、《玲玲玉声》、《亦真园》、《吉女花》、《井源乡的传说》，散文集《天涯之桑》，《机翼下的长江》，诗集《原点》，英文作品集《奇遇》（The Wonder of Encounters）及《天井》（Celestial Well）。

1969 年。

小暑天，苏秋贞背着一顶斗笠，匆匆踏上了那条长长的石桥。桥的另一端，住着她的弟弟苏秋明。苏秋明是苏家第一个能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的状元，聪明自是不必说，性情还相当的冷静稳健。这些日子以来，秋贞每次碰到棘手的事，总要先请教自己这位弟弟要如何处理。今天秋贞一早起来，一个不小心闯了大祸。这事刻不容缓得要马上处理，他们家，可是再也经不起任何差错了。

不知为什么，每次走在这条五里长的石桥上时，往事就会像过电影般在秋贞的脑海里闪现。

秋贞不到五岁的时候，家庭落难，秋贞跟着父母离乡背井，一路流浪到了桥东镇。流浪的日子，秋贞还有一点印象，那印象之一就是饿，发慌发抖的饿。另一个记忆就是地瓜干，啃了不知多少天的地瓜干，没有味道，却总也吃不够的地瓜干……

十岁的时候，秋贞底下有了小妹妹秋英和小弟弟秋明。阿爸阿妈整天在外面忙碌，十岁的她成了家务总管。不光家里，家外她也要忙。离家不远有个海湾，每次潮退，大片海滩地可见一丛丛海草。这时，挑着两个大竹筐的秋贞会准时到达滩上拔那些海草。从海滩回来，她的脸会成泥脸。弟弟妹妹傻傻地看着她，眨巴着眼睛。她顾不得逗他们玩；她抹抹脸，赶紧去院子里晒海草。晒完草，她还要给弟弟妹妹做吃的。

有一次，秋贞见家里柴火告急，就在海滩深处多呆了片刻，想多拔些海草。拔着拔着，突然觉得膝盖透凉；猛一看，只见那迅猛回潮的海水已经四面八方把她包围！

秋贞吓呆了！“阿妈——”她本能地叫了一声。

几乎就在那同时，她的手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住。一回头，是阿妈！阿妈来救她来了！

“给我扁担！”阿妈喊道。她一手用扁担撑着，另一手抓着女儿的手，一步一步离开了水区。可怜的秋贞，手里还紧拖着两个竹筐不放。

原来，阿妈从地里回来，左等右等等不到秋贞，放心不下亲自跑海边来。阿妈要迟来半步，秋贞一条小命就难说了。

秋贞的记忆跳到她十六岁那年。那年，她长成了大姑娘，一张鹅卵脸，一双熠熠发亮的黑眼睛，两条粗粗的长辫。那些日子，左右邻舍总向她投来各种各样的眼光，有羡慕的，也有怪异的。没多久，就有那些上了岁数的婶婶、阿婆们经常来找阿妈。她们走了以后，阿妈就会跟阿爸低声叨叙。“不成，不成！”阿爸多半会这样回应。

来了一个挎枪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头，长方脸，剑眉，很是帅气。这回，一向在客人跟前低头走过的秋贞，多看了小伙子两眼，心里咯噔动了两下。她走到房间里去，站在门边偷听，她听到阿爸在跟小伙子聊天。阿爸要是不喜欢一个人，是不会跟他聊天的。

秋贞的阿爸是相中了那个小伙子。小伙子性情好，长相帅，另外，他还是国军里的一个排长。秋贞一家落难外逃，一路上没少给人欺负。现在也还是客居他乡，所以秋贞的阿爸很看重小伙子背上的那杆枪——唉，谁能想得到，就是那杆枪，日后给了郭家无穷尽的灾难……

几个月后，秋贞就成了郭立民——就是那个背枪的小伙子——的新娘。弟弟妹妹哭喊着不让她走，秋贞早就成了弟弟妹妹的半个娘。

秋贞也哭了，她也舍不得离开他们，还舍不得离开阿爸阿妈……

苏秋贞的思路到这里被打断了一——边上有人吆喝，问她要不要买冰棒。她一看，哦，不觉已经走了一半路，到了中亭了。天气虽然闷热，冰棒当然凉爽，可秋贞停不下来脚步。早上发生的事情太严重了，她得尽快去见弟弟一面。

走过中亭，秋贞又开始思绪滚滚。本来，和郭立民婚后的十多年里，虽然日子过得窘迫而辛苦，但是还算是甜蜜的。她生了八个孩子：六男二女。家里穷困，夭折了两个。最后那个男孩出来的时候，夫妻俩简直是一同愁上眉梢。阿妈正好来探望女儿，看到这个情形，就说：“阿贞，你弟弟没有儿子，你这边又这么多孩子养不过来，不如把这老小送给你弟弟养吧。他们不知道会多高兴呢！”

弟弟本来跟自己就是一家人，阿妈这么好的主意，秋贞哪有不答应的理。当天，秋贞的小儿子土城就离开亲妈的怀抱，扒在外祖母的背上到了舅舅苏秋明的家。

郭土城后来改名苏建城。

## 二

建城在苏家长到七岁时，文革开始了。突然有一天，郭家大门“嘭！”一声被踢开了，冲进来一群胳膊上有红袖章的人。“郭立民，跟我们走！”

丈夫错愕地站了起来：“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你老奸巨猾装糊涂啊？你当年国民党排长怎么当的？”

“当年不是为了抗日吗？”

“假抗日！”

“我可是真的抗日呀，我两个弟弟被日本飞机活活炸死，我去跟游击队汇合抗日呀！”

苏秋贞在一旁惊呆了。她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可她知道她丈夫说的句句是实话。

“别跟他啰嗦了，”那群人中有一个发话了，“郭立民，立刻跟我们走！到时候批判大会上不许你狡辩！”

丈夫就这么样被带走了；郭家贫困但是平静的日子被拦腰截断。从那天起，郭立民一次又一次地被揪到台上去接受批判；批判会后，那些人还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分子郭立民”，沿街游行示众。

这个突如其来的灾祸，一下子把郭家人打懵了。震惊、难受和耻辱使苏秋贞感到自己比台上的丈夫还要难熬。几个孩子围过来问：阿爸到底做了什么？怎么会这样让人抓起来游街批斗？

苏秋贞又问谁去呢？她能回答的就是丈夫已经跟那些人说过的：你阿爸两个弟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你阿爸为了抗日才去当兵的；你外公是看上你阿爸肩上挎着的那杆枪才应承郭苏联姻的，谁知道，谁知道……

一次，两次，四次，五次……郭家人对这无休止的羞辱慢慢生出了各自的耐性和反抗心。大女儿琼月再也不入校门半步，自己默默去学习女红；大儿子、二儿子去参加红卫兵，胳膊上也围了个红袖章。他们很少在家，有时甚至晚上也不回来，而是呆在红卫兵总部过夜。在他们的心底，他们使劲积极表现，为的是洗清父亲加在他们头上的耻辱，挣脱父亲加在他们身上的绳索。三儿子土强和母亲比较亲近。本来常常调皮做鬼脸的他，现在难得看见他嬉笑。秋贞做很多活儿来维持家里的生计：除了摆小摊外，秋贞还帮人家

做衣服、洗衣服。土强就帮母亲摆摊、看家、做杂务。小女儿琼兰也没闲着：喂鸡养鸭，上山拔草，下池塘捞鱼虫。土强和琼兰无疑是父母最大的安慰，让他们觉得活下去还有意义，还有必要。

时间一晃两年多，郭立民一直老实地接受改造——每天打扫街道。因为他表现还算好，原来他工作的那家百货店也允许他有时回去，在货仓里跑跑腿帮帮忙，这样多少挣点钱。大儿子、二儿子自己跑到山区上山下乡去了。大女儿琼月虽然长得俊，心灵手巧，还是受到父亲的牵连，无人敢娶，最后是跟了邻乡的一位农民结婚。这桩婚姻是琼月自己做主，心甘情愿的。郭立民、苏秋贞夫妇都相当的不愿意：年纪轻轻就嫁到农村，这当农民的日子，要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土强听了父母的话，又回到学校读书了。小女儿琼兰却只能辍学守家帮助妈妈操持家务。

苏家就这么过着八仙过海、也谨小慎微的日子。这些日子以来，家里家外总算是过得还算平静。不料今天一早，秋贞打扫房间时，不小心碰翻了摆在柜子上头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看着地上那个碎成几块的石膏像，特别是，特别是那头活生生断了，苏秋贞先是傻了眼，接着是心惊肉跳，手心汗出。她记得两年前和郭立民一起被游斗的人中，有一个女的就是因为不小心撕破了一张毛主席图像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立民已经是历史反革命了，再来个现行反革命，这个家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想到这里，她魂儿都散掉了一半。她赶紧找来几张报纸，手颤抖着把石膏像一块一块捡起来，放报纸里包好。打开衣柜，把那个纸包放进衣柜的最底层。

郭立民还在外头打扫街道。苏秋贞走过去，轻轻对他说她要去看看弟弟。

“去看秋明？这么早？”郭立民有些意外。

“嗯，那头有点事，我去去就来。”秋贞不想让丈夫知道，不想给他添烦心事，搪塞两句，便匆匆赶路。

这会儿，苏秋贞已经快走到桥的那头了。她看着脚下的石条，凹凸凸凸，弯来曲去，有的石条甚至断成两截，斜落地上。秋贞不觉回过头望望来路。看着，望着，好像看到了自己半辈子的命运一般；她一阵阵鼻酸。

### 三

弟弟秋明家在桥东镇镇中心的一个小街口。秋贞到了桥东镇时，菜市口和街区已经熙熙攘攘许多人了。秋贞敲弟弟家门时，隔壁有人正好出来，拿一对好奇的眼睛盯着她看。

秋明开门，十分诧异，“大姐，这么早？”

秋贞没说话，径直往里去。她走近秋明家的小厅堂，见建城就在厅外的边上坐着，看着他的小人书。秋贞认得那小人书，是立民给他的《空城计》。

“建城，不帮你爸爸做点什么？”秋贞说。这样的话几乎是每次秋贞见到自己小儿时的问候语。建城每次的回答差不多都是“有啊，刚扫过地。”一类的话。

这次比较奇怪，建城抬起头来，用很特异的眼光看着秋贞，一言不发，又低下头去。

“有，建城可勤快了，刚刚帮我把垃圾拉了出去。”秋明代回答。

厅堂的背后有个小房间，是建城睡觉的地方。秋贞没有像往常那样坐在厅堂的椅子上，而是径直进入建城的小卧室。

秋明感到有些不寻常，跟了进去。大姐这几年十分不顺，总有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什么事，大姐？”

“秋明呀，不好了，我家又出大事了！”

“先别急，慢慢说，大姐。”

秋贞压低嗓门，“今天早上，我不小心把那个石膏像打破了！”

“你是说……”

“是，就是那个毛主席石膏像！你说这下怎么办哪？”

秋明听了，心里也发毛。大姐一早过桥来，说明她担心到什么程度。“大姐，别担心，总会有办法的。”他先行安慰。

“我怎么能不担心。我们家出点什么事，都有人盯着。我实在是没招，就靠你帮我想办法了。”

秋明低着头，脑筋转了几转，“我看，索性把那些石膏块全磨成粉，然后当垃圾倒掉。”

秋贞听了，眼睛一亮：“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好。我这就回去弄。”说完转身走出小房间。

“这么急啊？你肯定还没吃早饭，在这儿吃点东西再走也不迟。”

秋贞直摇头：“不行啊。我家这两年亏吃大了，我不能不小心啊！”

苏秋贞走到厅口，见建城站在一旁，好像在等着她走出来。

“建城啊，大姑走啦！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啊。”她边说边走。

建城不声不响跟了出来。秋贞跨出门槛，回手要扣门时，才发现建城就在她身后，手里拿着一个弹弓拨弄着。

“建城！你，你跟出来干什么？”

“你为什么把我给人？”

建城冷不防的一声问，给苏秋贞的震撼不小于那尊被摔碎了的石膏像。她又一想，建城今年十岁了吧；十岁，会想事了。“怎么，你听谁讲了？”

“隔壁。还有我爸他，他说是。”

秋贞无奈地看看天，叹了口气。“建城啊，你爸爸他，他不是别人。我们姐弟从小一起长大，本来就是一家人哪！”

“我不管。为什么单挑我，把我给人？”

秋贞看着自己的小儿子，一时语咽。说实在的，要不是今天她实在急着回去“办大事”，她一定会和建城好好呆一会儿，好好聊，叙叙情。可现在，她却是一点心绪都没有。

“你最小，我最疼你啊。你看现在你多好；我那边那个家，你的亲爸天天给人抓去游街，几个孩子连学都上不了。我心里一直在想，把你送到这里来真对，要不然不知道你现在会多惨呢！”

建城一边搓着那弹弓，一边说：“今天我就跟你过桥去。”

秋贞神经一紧，“过桥去？！去干什么？”

“去玩。”

“去玩可以，改天好吗？今天我实在是有事忙死了！你都看见了，我早饭都还没吃呢！”

“我正好去帮忙。”

两人正相持不下，门开了，秋明走出来了。

“建城怎么了？”

秋贞一下子好像遇见了救兵。“这孩子犯倔，非要跟我过桥去。”

秋明看了看建城，“建城，今天你大姑她确实有事要办。你过去，她也没有办法陪你。”

建城：“我不用陪。我还能帮她忙呢。”

秋明心里思量片刻，对秋贞说：“我看也好，让他跟着吧。不过，他还没吃饭呢。”

秋贞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建城说了一句“我不饿。”就跑秋贞前头去了。

#### 四

不一会儿的功夫，秋贞和建城就上了大石桥。这桥建城没走过几回，所以秋贞不时要提携他一下。

“小心看脚下。你看那条石板断掉了。”

建城不想给秋贞添麻烦，所以很专注地走着路。等走到平顺的地方，秋贞就会和小儿子叨叙几句。

“你爸爸总夸赞你，说你聪明过人，学习优秀！”她说着，自豪地瞧着建城。有几个片刻，她几乎忘记了石膏像那个恼人的头等大事。

太阳开始晒人了。秋贞看到建城的鼻尖上已经渗出了汗珠。她解下自己背上的斗笠，戴在建城头上。

“我不怕晒。”建城见秋贞双颊通红，额头沁汗，想让秋贞自己戴那斗笠

“别那么犟，听话。你皮还嫩着呢，我早就习惯了。”秋贞说着，驻了一下脚步，帮建城把斗笠带子系牢。

路过中亭时，秋贞留意了一下边上的摊子。她掏出一个铜板来，买了一根冰棒，递给建城。

建城：“你自己吃吧，我不吃。”

秋贞“啧”了一声，“你这孩子，怎么什么事都要拧一下呀！天热，拿着快吃！”

“那你先咬一节。”

真是个又犟又懂事的孩子。秋贞看着自己这个自小送给弟弟的小儿子，又是心疼，又是急，没办法，只好自己咬下一节冰棒，然后递过去。

海潮镇到了。两人很快到了郭家离桥头不远的住处。建城进去，好奇又贪婪地四处看着。郭家失修，残败不堪。屋里只见墙漆剥落，地砖破裂，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具。这里所有的东西里看上去最新的，是饭桌上方的一张图。那图上画的是工农兵，粗粗的胳膊、太阳、红宝书……

郭立民打扫完街道回来了。他一眼就看到了建城。“嘿，建城，好小子，长这么高啦？什么风把你吹过来的？”郭立民脸上笑咪咪，摸摸建城的头。

不知是因为郭立民的脸显得太过苍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建城看了他一眼后，很快把目光转向别处。

“我来帮忙。”他淡淡地说。

“帮忙？你要帮什么忙？”郭立民还笑咪咪的，他仔细端详着建城，他有好长一阵子没见这孩子了。

突然，建城看到了什么，他拿起弹弓，从兜里掏出一粒尖锐的石子，一开弓，一放手，只听一声“嘭”，一声“唧呀”，郭立民顺声看过去，只见一直老鼠躺在墙角不动了。

“建城真是神弓手哇！”郭立民兴奋地猛拍一下孩子的肩膀。他走过去把老鼠从尾巴那里拎了起来。那只不幸的老鼠似乎还有一口气，郭立民左右看了看，“秋贞呢？真不知道她今天一早就在忙些什么。”他从屋子的

另一个旮旯里找出来一个破旧的笼子，把老鼠往里一关，对建城说：“等会儿给你大姑看看，你有多厉害！”

“哪来的笼子？”建城好奇问。

郭立民神秘地说：“这个呀，是你爷爷的。他以前喜欢养鸟。”

趁着这爷俩在外头忙活，苏秋贞在房内已经把那石膏像砸得粉碎，又把那些石膏碎扫入畚斗。

苏秋贞提起畚斗，走到后门外，想把石膏碎倒入垃圾堆里。又一想，太多太显眼，还是分批倒吧。于是她倒入一点，把剩下的提回屋来，用报纸包了起来。

这时，她已经是满头的汗。

这时，有人敲门。

秋贞心头一慌，连忙把那包石膏碎塞进衣柜。

来的是街道办的梁秘书。此人瘦小的个儿，三角形脸上长两只三角小眼，甚至那两个边角往下去的嘴也呈三角形。

郭立民去开的门。一见是此人，郭立民骤然满脸堆笑，“梁秘书好！”

梁秘书没吱声，还没被请就自己走了进来。他扭转着一个精瘦的脖子，眼睛贼溜溜四处转悠。

不知什么时候，建城给梁秘书端过来一杯水。“喝点水吧。”建城说。

梁秘书的眼睛一下子就落在了建城身上，“他们说郭家来了小男孩，我一猜就是你。还算懂事。”

梁秘书接过杯子，却没有喝水。他把杯子放回桌上，眼睛继续巡视着。

“秋贞呢？”他问。

“她，应该在房间里吧。”郭立民说着，叫了一声。

“哎，来啦！”苏秋贞应着，神色不安地走出了房间。

梁秘书立刻盯着秋贞看，直把她看得不自在起来。“是梁秘书呀，您早呀，吃过饭了吗？”

梁秘书“哼”了一句，“吃过了，你们呢？”

“我们呀，今天迟了些，还没呢。不过我们家常常都是早饭中饭一起吃。”苏秋贞极力应酬招架着。

“这么晚还没吃早饭，忙什么呢？”

秋贞给这个梁秘书问得越发慌乱起来。两年前对郭立民的批斗，这个梁秘书没少掺和使劲过。“这不，立民出去清扫街道了……”

“他天天清扫啊。”

“是，是天天清扫……这不，建城今天过来了……”

“他自己走过来？还是你去接他？”

秋贞还没来得及搭话，建城自己先搭腔了：“我自己走过来的。”他已经看出这个呈三角形的人来意不善。

梁秘书又是“哼”的冷笑了一声。突然，他径直走进苏秋贞刚才从那里出来的那个房间。他并不相信建城会是自己过桥来到这里，然而他顾不得追问，因为他觉得郭家今早显示出来的不寻常，症结一定在苏秋贞慌忙走出来的房间里。

他可以自入郭家房间，因为郭家本来就是被专政的人家，监视他们是他的光荣神圣

的天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两年前也是他打头阵进入这间小小的卧室，搜出了郭立民在国民党军队当排长时的照片。他记性相当不错，对这个房间还蛮熟悉的。

这会儿，梁秘书站在这个几十见方的小房间的中央，上下四处巡视。他盯着那些细节看，捕捉着记忆和现实之间的灵感。最后，他的眼睛在那个衣柜的上方打转。那本红宝书的周围，显然是少了什么。

站在房间门外的苏秋贞的心狂跳着。

“这里本来不是有尊毛主席像的吗？”

天哪，这个梁秘书，真鬼啊！“哦，有吗？”苏秋贞此时脑袋里嗡嗡直响，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梁秘书皱皱眉头，“看来你对毛主席很没有感情。你家的主席像，你自己的都不记得了。”他说着，走了出来，径直走到郭立民跟前。“你老婆不记得，我想你大概记得。你们家那尊毛主席石膏像哪里去了呢？”

今天一早郭立民就出去打扫街道，并不知道妻子不慎碰落石膏像的事。这整个期间，他一直在一旁纳闷，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梁秘书问话，他必须回答。“毛主席石膏像啊，不是在房间里的吗？”

“哼，你自己去看看，你老婆竟然都不记得了。”

“不会吧，昨天我还看到的呀。”郭立民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房间。进去一看，吃惊不小。他连忙问在一旁脸色惨白的妻子：“秋贞，你把那尊像放哪而去了？”

梁秘书脸色阴森而又幸灾乐祸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盘算着：哼，要找不出那石膏像，把你们抓去坐监！

就在这时，一个童音响了起来：“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只大老鼠窜过去把石膏像碰翻打碎了。”

一双成人的眼睛一起转了过来，说话的是苏建城。

“老鼠把石膏像碰翻打碎了？然后呢？”梁秘书的三角眼露出猫头鹰一样的光。

苏建城似乎并不买那对猫头鹰眼睛的账，“然后我喊打倒老鼠，毛主席万岁！就把老鼠打死了。”他说。

郭立民愕然。

梁秘书追问：“怎么打死的？”

“用这个。”苏建城举起那个弹弓，还在头顶晃了晃。

“死老鼠呢？”

“在那里面。”建城手指了指墙角的旧鸟笼。

墙角暗，梁秘书走了过去，俯身一看，果不其然，里面有只半死的老鼠。

梁秘书走回来，“那石膏像呢？”

建城迟疑了一下，说：“我跟大姑说石膏像给老鼠打碎了，大姑……”

建城的壮举把苏秋贞的灵感唤了起来，她连忙走前一步，说：“梁秘书，说真的，当时我是吓坏了，这下可如何是好！石膏像碎成那样，对毛主席不吉利呀，不如把它弄成原来的样子，就是石膏粉。所以……”

老鼠惹的祸，还有什么好追查的，梁秘书给这家人搞得既晕眩也烦躁，他一摆手：“行行，限你们三天以内在屋里立起一尊新的毛主席像，不然重罚！”

梁秘书要走了，他狡黠地看了苏建城几眼，说：“别以为你给了苏家我就认不出你了，按血缘，你也是黑崽子，小心点！”出门前他还指着那老鼠说：“反革命的老鼠，立刻砍了它！”

## 五

梁秘书走出郭家门后，有那么两分钟的时间，郭家屋里一片静寂。两分钟过后，苏秋贞突然一把将建城揽到怀里，心里百感，话说不出口，眼泪却簌簌往下坠。

“哭什么，你该高兴才对，建城打死了一只老鼠！”郭立民在一边说道，他至今都不知道那可怜的老鼠是只替罪鼠。

秋贞抹抹眼睛和鼻子，说：“是呀，建城哟，我三生修来的福气，才有你这么个好孩子！又胆大，又聪明，又……今天老天让你跟来了，亏得有你在，不然的话，郭家又得遭殃了！”秋贞一边说着，一边抚摸的小儿子的脸、肩膀……

郭立民也不住点头：“可不是。如果不是建城，我们可就口说无凭了！好小子，有种！”

建城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我明天就带一尊毛主席像过来！”

苏秋贞不慎打碎毛主席石膏像的三个礼拜后，梁秘书又来了。这回，他既不进房间查看石膏像，也不问别的，只让郭立民立即到镇办去一趟。

梁秘书走了。苏秋贞愁容满面，“天哪，会不会是因为那尊石膏像啊？”

郭立民：“应该不会。会不会也没有所谓了，我的情况还能坏到哪里去？！”

“还是小心点啊，说话要特别当心！”

“你放心吧。总这么担心要到几时！”

郭立民到了镇政府办公室时，那里面坐着军宣队的领导，还有镇里新任的党委副书记等人。郭立民大致认识他们，心里也没怎么慌。

厅堂很大，办公桌很大，显得郭立民很小，尽管他个子高。

党委副书记发话了：“郭立民，镇领导命令你和全家三个星期内搬出海潮镇，迁居桥南县朴山村插队落户。”

本来很镇定的郭立民，此时震惊万分。“要我们全家迁到农村去住，为什么？”

军宣队长回话：“你的老主子——台湾的国民党——现在叫嚣要反攻大陆，十分猖獗。凡是和国民党有瓜葛的，都要到农村去！免得你们里应外合，威胁我们的无产阶级江山！”

郭立民心里叫了一声“天哪！”脑海一时空白，思维顿时凝滞。

郭立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苏秋贞立刻过来问：“他们叫你去是什么事？”

“反正不是好事。”

“我知道不是好事，到底有多不好？”

郭立民环视了一下这个熟悉的窝，简直要哭出来。“我们准备搬家吧！”

苏秋贞大惊失色，“搬家？！往哪儿搬？”

“朴山。”

“朴山，朴山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是在桥南县，是个农村地方。秋贞，”郭立民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气力，重重叹了一口气，“我们下半辈子怕是要一直当农民喽！”

第三天一透早，郭立民骑车一路打听着到了朴山。回来以后，他的神色居然好了不少。他告诉妻子，朴山好山好水，果园茂茶园香，离这里三十里地不到，也不算远。

“朴山都给你说成仙山了。”秋贞说。

郭立民：“我觉得差不多。”

秋贞：“我们成了仙山的农民了；再好的去处，也是农民的活儿。哎，真没想到这辈子到头来会去当农民。”

“当农民又怎么了？你父母祖父母、我祖父母，本来不都是农民？”

秋贞没听进去丈夫的话，只一个心思钻牛角，“我看哪，肯定是上次石膏像的事，那个梁秘书去使的坏！”

郭立民开导妻子：“这回跟梁秘书倒没有太大关系，主要跟蒋介石有关系。”

秋贞抬起迷离的眼睛看着丈夫，她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

郭家举家行动，开始打包。由于大儿子二儿子已经在山区当知青了，大女儿琼月也已经在农村安家，这次一起迁朴山的，除了郭立民夫妇外，就只有三儿子土强和小女儿琼兰。想到土强好端端没了书读，秋贞像百针扎心：“我们倒没什么，可真是苦了土强和琼兰了！”

土强在一旁帮着收拾，听母亲这样说，就说：“阿妈，我没事的。哥哥他们都下乡当知青，我也可以下乡干活。”

秋贞看着土强，命这样苦，孩子这样懂事，秋贞眼睛又红了起来。

收拾到衣柜上那个建城新带过来的毛主席石膏像时，苏秋贞愣了一下。“去种田，这个石膏像，还带不带呢？”她自问。“带，是小儿子特地送来的，要带；再说，有人说毛主席像有灵呢，带到朴山，兴许能保佑一家平安……”她自答。

郭家搬离海潮镇的前几天，建城跟着秋贞一起来探望送别。

建城一直很沉默，直到逮着个机会他和秋贞单独一起的时候，才说：“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万万使不得！”秋贞几乎是喊出了这一句。

“为什么使不得？”

“建城啊，你看你的哥哥姐姐们，因为他们阿爸的关系，没有一个能念成书的。你无论怎样都要把书念好，一直念到大学，这样才能为苏家郭家争口气，才能让我们高兴；你跟我们去，是大家一起死路一条啊！”

建城似乎听明白了。这一次，他没有争。

郭家迁居迁得十分匆忙，那包石膏碎，就留在那土坯“垃圾圈”里……

五年后，由于务农表现出色，也因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声势退了下去，郭家又被举家迁回海潮镇，住的还是原来的那个老房子。这时候大儿子二儿子已经各自有了城里的工作；建城在桥东镇已经在重点中学。郭家从朴山回来的四口人，除了皮肤变得红里透黑外，都还安好；而且，按秋贞的话说，遇上贵人了，土强又上了求学的路。

郭家搬回没几天，已经长成了少年的建城就来探望。秋贞看着眼前几个子女：土强、琼兰和建城，脸上露出了好几层的笑。

有个思絮像小虫子一般总在她记忆的角落里挠痒痒……突然，她转过身去，跑到后院那个用土坯围起来的“垃圾圈”跟前。她仔细一看，当年包那石膏碎的两张报纸破烂了，可那堆白色石膏粉还在那里摊着！



Sherry Wong



我的英文名子是 Sherry Wong，中文名子是王茜，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受父亲影响，我自幼酷爱文学。大学期间开始写诗。曾多次在校刊上发表诗作与文章，同时也在当地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诗作。

1988年，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怀揣一个留学梦，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刚来时英文水平有限，又忙于学业工作，无暇写作。大约八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现已陆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得三个文学奖，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

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代人。我们有着共同的青春，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经历。感谢你们花时间阅读我的拙作。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兴起了两个新词：学霸和霸气。我们小时候把成绩好的学生叫尖子。那时没有霸气一说。我第一次在卡尔加里看到“霸”字被用来作为一家钢琴商店的名称时，是九十年代。他们自称为琴霸。当时我颇为反感。心说这家店主也太没文化了。没想到学霸和霸气很快就在中国时兴起来。而且被当作褒义词来使用。

学霸是指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霸气指的是。。。说不清楚。为此我专门查了“霸”字的定义。百度对“霸”字是这样解释的：1 依靠权势蛮横地欺压群众。2 霸占。3 古代诸侯联盟的首领。4 指霸权主义。这似乎都与“霸气”的现实含义相反。于是我又查了197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它对“霸”字是这样定义的：1 古代诸侯联盟的首领：春秋五霸。2 强横无理，依仗权势压迫人民的人：恶霸。3 指实行霸权主义的国家：苏美两霸。4 霸占：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各霸一方。5. 姓。这些解释与百度大体一致。

那么让我们再查查“霸气”是什么意思。百度是这样解释的：霸气是“One Piece”世界中所有人类拥有的潜在力量。（我也不知道这个One Piece是什么）。这种力量是与生俱来的能力，气势，杀气，斗争心。。。操纵这些眼睛看不见的感觉时，意志就能化为武器。这种强大的力量，人们称之为霸气。197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上没有霸气一词。

看来看去，霸气不但不是褒义词，能力，气势，杀气，斗争心似乎还有些贬义。相反，“豪气”却比“霸气”强多了。试看：百度的定义是：豪气：1 英雄的各种品质（如勇气，勇敢，自我牺牲，不自私等）。2

豪放的气概。现代汉语词典对豪气的定义非常简单：英雄气概。

那么为什么豪气在中国没有市场，霸气却常常被用来自夸或夸赞别人呢？难道如今大家都想当霸王，没人想当英雄吗？难道这跟西楚霸王项羽有关吗？于是我又查了西楚霸王的来历。

话说公元前 206 年项羽称帝时，需要立君王称号。军师范增给项羽出主意，让他请刘邦来帮忙。不管刘邦建议什么名字，项羽都可以找借口把他杀死。当刘邦接到这个指示时，不知如何是好。刘邦的军师张良就说，这事包在我身上了。等张良见到项羽，并不给他立称号，而是建议项羽从历代善良的君王的称号中选用适合的名字。项羽大喜。

张良说上古之时有天皇，地皇，人皇，为之三皇（也有一说是天皇，地皇，泰皇），不知这皇字可用否？项羽一听这皇字太迂腐，不用。张良又说，三皇之后是五帝，即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他们最终都让位与贤者。不知五帝的帝字可用否？项羽心想：我可不愿意让位，所以不用。项羽又问：五帝之后，又是何人？张良答道，五帝之后便是夏，商，周三王。这王字如何？项羽一合计，这三个王都不错，有四百年的，有六百年的，有八百年的。我就用王字吧。但是不能秃头秃脑，就叫王。还得选个字。他问张良，那么三王以后呢？张良答道，又有五霸，即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宋襄公。五霸的霸字如何？其实这五霸不属于帝王。他们都是周天子手下的公卿。只不过他们自称为霸王。后世称为春秋五霸。张良是编了圈让项羽往里钻。项羽哪知道呀。他觉得这霸字不错。春秋五霸全都好争都好战，我也好打仗，好用兵，威慑诸侯。那么我就用三王的王字，五霸的霸字。我就叫王霸。不行，这王八太难听了。我何不将两个字调换一下，

就叫霸王。我是楚国人，昔日的楚在东，我灭了秦，秦在西，我的新天地就叫西楚吧。所以我应该叫西楚霸王。

好好好，妙妙妙，张良心说你进了我的圈套。怎么叫霸王呀。让人一听就知道这个人霸道。但嘴上却说，恭喜大将军，贺喜大将军。然后回归刘邦的营帐交令。

等范曾来见项羽，听说他号称西楚霸王，气得浑身发抖。说这霸王万万用不得。因为霸字雨字当头，左革右月。革是皮革，月亮没有太阳好。这老天阴下雨，皮子非烂了不可。并预言项羽若用霸字，多则五年，少则三年，你的江山休矣。项羽不听，心想我偏要用霸字，到要看看我的江山三五年休了休不了。并下令不许任何人多言，违令者将被严惩。

下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公元前 202 年，项羽兵败垓下，自刎身亡。他的江山仅仅维持了四年，真被范曾言中。所以说霸王并不是什么好字。不宜用作褒义词。



## 嫫竹专栏 酢浆草



**嫫竹，幼年由祖母和父亲启蒙，学习诗词格律。十九岁离家读书时开始写作，曾获荆州第六届七夕诗会一等奖，并在《青年文艺家》，《北京文学》，《诗神》等刊物上发表过诗歌散文。辍笔多年，刚拾旧爱。现旅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在落基山下听风读雨焚雪品茗，有采他乡石之心无攻玉之意，淡泊不志明。**

### 酢浆草

黄昏时在房中画工笔，案头的酢浆草缀满淡紫色的小花，盈盈不足一握。一见生怜，与花相对无语，直坐到深夜。

黄昏的案头，  
你悄然绽放，  
仿佛从我前世的梦里翩然而来，  
掠过编年史上最华丽的那一页篇章，  
再款款落入素笺上婉约的诗行。

就这样与你无语相视，  
任窗外几只倦鸟归巢，  
从落日西沉，  
丛林叠翠，  
直到院中草莽萤飞，

月华似水。

风起时旧梦如烟，  
远山蛊惑着炽烈的背叛。  
云涌处你绝美的身姿还在  
试图舞进这一场轮回，  
时光却在你渴切的目光里  
惶惑着驻足，  
迟疑着退却。  
退却，退却，  
好一轮秦楼明月。

是谁在街角踟躇，  
是谁在庭中曼舞，  
是谁在低吟《清商怨》，  
轻笑说原来不过是一次乍暖还寒。

让一切重归起初的寂寞吧，  
装作没有过这样一个夏日，  
绮霞从未来临，  
落日也不曾殷勤地相问。  
让旧事空回首，  
千秋功过逐风去，  
纵使不相逢，  
也能一笑泯恩仇。

让你依旧矜持地盛开，  
让我依然伫立在那一抹斜阳外。  
让我继续从容地勾勒，  
画遍春来秋去，  
再用一支白云笔，  
把一切掩饰得不着痕迹。

可泛黄的熟绢上还是留下一幅凄艳的工笔，  
还是会有拼死记下的不期而遇。  
那些无端荒废了的美丽日子啊，  
几番梦断金屑水，  
多少花落武陵源……  
而今日的我只能抚着镇纸  
在花前泪流满面，  
直问是否有人错过了  
这么美的一个夜晚，  
今夜的酢浆草，  
璀璨了整个夏天。

## 工笔时光

宣纸上看不到岁月的经纬，  
猜不出六道如何轮回。  
我也只能让尚未老去的笔  
斡染出每一朵花的淡紫，  
如同把每一段小心翼翼的记忆重拾。  
如同  
用余生在一幅工笔中铺陈心事，  
再让年华悄悄流逝。

尘世的喧嚣和倾轧下，  
虽然还没有来得及构图，  
虽然还看不清前路，  
我却不得不仓促地收笔，  
匆匆地让这幅画结束。  
而有些风景就此错过，  
如同有些话再也没有勇气说出。

落笔处还是那种茫然无措的心情，  
勾线时依旧描摩着不舍，  
恐重彩掩去了前缘未尽，  
怕淡墨蹉跎了斑驳的心。  
而我知道，  
最后一笔之后，  
不管留白是《离骚》还是《天问》，  
我都只能盖上印章，  
签下姓名。  
岁月无涯的洪荒里，  
无论是感恩亦或怨恨，  
我都不得不向命运承认自己的渺小，  
然后俯首称臣。



图：农夫

## 卜算子 迎春花

寒露摧鹅黄，深恐花将老，欲折横枝作翠钿，  
又怕春羞恼。

树影掩重门，烂漫惊飞鸟，独自阶前千万缕，  
此意谁人晓。



摄影：伟格

## 虞美人 忆

流苏帐外丁香雨，一枕香如许。苔痕乍染草  
初匀，还忆那年含笑亦含颦。

雲鬢半散樽前醒，羞对良人影。玉梳摇落醉  
花阴，酒漫琼华莫负主人心。



## 摊破浣溪沙 雨

泪带琅华挂玉钗，椒兰澧草沁愁怀。凝噎难  
吟采桑子，忆秦淮。

廊下卧听鸚鵡曲，院中慵看雨中槐。犹湿瑶  
台多少事，醉书斋。



### 絮语迎春

早春的夜晚，窗外已是万家灯火，风从遥远的落基山潇潇而下，轻送园中树影上墙，为四壁徒添了几份清冷。半空高悬的圆月温润得如同一颗宝石，不知装饰着谁的窗，又华丽了谁的梦。

披衣坐在灯下，面前的手机上跳出一帧照片：淡黄色的老教堂，古朴的木门，黑铁艺围栏外，一株迎春那么灿烂地盛开着，绚丽，绰约，婀娜。

繁花入目的一刹那，仿佛有什么触动了心底最柔软的一个角落，耳畔隐约响起江涛拍岸声，弥撒的钟声，唱诗班的颂歌声。恍惚回到学生时代，回到荆州：长江堤坝上那座小教堂的一隅，也盛开着一簇迎春，一样的温婉含蓄，清雅淡然。多少个春日的午后，离开沸腾的校园，避开嬉戏的伙伴，独坐在花前寂寥地描摹一树的娇嫩与辉煌。那段拼命苦读，疯狂写诗的日子，渴望着成功，又不知道要证明给谁看。古渡客船，沙鸥江笛，总是把懵懂的心敲得阵阵恹惶。不经世事的清纯执著，独自离家的孤独落寞，有多少画入了迎春，又有多少在无人的十字架前，流泪向耶和華倾诉？

今宵无梦，又见花影掩重门，不知万里之外的故国，谁家春燕来了又去，哪方林花谢了又红？而半生寻寻觅觅，从燕赵到荆楚，从中华到北美，纸笺上旧诗犹在，案前人却已衰成老妪，这许多年无诗无画的日子，被沧桑之水

冲刷过的心里，还有多少画意，还剩几许诗情？

今夜再见迎春，竟是如遇故人。一别经年，不知她经历了多少风雨悲欢，才沉淀出这样的荣辱不惊，凝重繁华；更不知从何时起，她已幻化成勘破红尘的槛外人，大千世界的旁白者，在喧嚣之外睿智而又宽容地注视着芸芸众生。

书中查花语，迎春的寓意是相爱到永远。那么守候在教堂前的迎春，是否就是每对新人在耶稣面前郑重承诺的永世相守？是你我那颗在无法捉摸的人生里，任多少混浊泥潭也玷污不了的纯美初心？今夜此时，又有多少只笔和我一样，在淡淡的灯下记录着迎春昔日的风华和今天的绚丽？

忽然想起画迎春的那日在教堂里写下的一首诗：

#### 古渡

你该记得码头本是当年的渡口，  
望江楼的遗址建起候船厅，  
千年漂去了千帆，  
至今依然不是，  
夕阳还是一首漂泊的诗，  
无可放置。

落叶如碎玉的异乡街头，  
姗姗滑过一曲《太阳雨》，  
如果你看到一个笑得忘形的女孩子  
突然伏案唏嘘……

物换星移，再读旧作，心中早已不复那份孤寂凄凉，只存留对青春柔情似水般的回忆和对生活满满的感激。或许，永恒即是迎春那一树即便经历了再多霜雪也摧残不了的灿烂繁华。无论是那年还是今夜，当我在她面前的那一刻，一瞬已成亘古。

而这许多年来岁月似乎不曾宽待谁，唯有迎春，唯有你我。

## 印第安系列 诺日泊斯人长征（下） （耕者）



**耕者，资深石油工程师，在加拿大出版《印第安悲歌》一书。**

为了避免部落灭绝的命运，两天后，约瑟夫带上妻子、孩子和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率领民众，踏上东去逃亡之路。

哈佛(HARVARD)将军率领大部队赶到时，诺日泊斯人刚刚走出十五英里之外，美军很快包抄上来。约瑟夫命人前去谈判，希望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他派出的谈判团遭到枪击，诺日泊斯武士立即开枪反击，杀死两名美国士兵。最后一线和平希望破灭。

准备战斗吧！我的兄弟们。约瑟夫这样对武士们说，他绝望而平静，没有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悲伤。

第一场战斗发生在白鸟谷，这是一场完全出乎任何人意料战斗。躲在峡谷巨石后面的诺日泊斯神枪手们，面对气势汹汹的美国士兵，举起他们破旧的步枪，冷静射击。炒豆般的枪响中，美国人不断中弹倒下。

惊惶失措的美国士兵们潮水般涌来，又潮水般退却，留下三十四具尸体和四个无法挪动的伤兵。印第安武士只有两个人受轻伤，

诺日泊斯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这真是一个奇迹！

诺日泊斯人继续退却，美国军队穷追不舍。只要小股部队靠上来，诺日泊斯武士就会发起一个凶猛的反击，总能把这一小股敌人消灭。就这样打打退退，一个月过去。

7月11日，哈佛将军大部队终于在一个叫清水河的地方追上诺日泊斯人。美国人喊叫着涌上来，他们遇到激烈抵抗，双方僵持不下。诺日泊斯人分散兵力，从美国军队两侧和后翼包抄上来……激烈的战斗持续两天两夜，美国军队伤亡五十三人，诺日泊斯人四死六伤，胜利突围。

清水河战斗结束，诺日泊斯人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几次战斗的胜利，增长了约瑟夫的信心，他主张回到老家瓦拉瓦拉峡谷打游击，他们毕竟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大部分酋长不同意这样做，认为那样太过于冒险。他们想继续东去，越过前面苦根山和乌鸦族印第安人联盟，共同反抗美国人。约瑟夫强烈坚持自己的意见，指出这种联盟的希望非常渺茫。毛泽东当初坚持自己的作战主张，他被解除指挥权。由于固执，约瑟夫也被众人解除军事领导权，酋长看玻璃被推举为总指挥。



历史后来证明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也证明约瑟夫是对的。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史记载，如果中国工农红军自始至终一直由毛泽东来领导，似乎长征是可以避免的。西方学者关于诺日泊斯人这一段逃亡历史的记载，则清清楚楚地表明，如果诺

日泊斯人一直听从约瑟夫的领导，他们的“长征”也根本不可能发生。

一个历史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没有人能看出这个事件的深远意义。中国工农红军最初带有强烈悲剧色彩的长征，后来反而为这支勇敢的军队抹上浓重而壮丽的一笔。诺日泊斯人的“长征”，尽管最后失败，却证明诺日泊斯是一个硬骨头的民族。

诺日泊斯人进入蒙大拿州，已有美国军队在他们必经之路构筑堡垒严阵以待。诺日泊斯人沿着险峻的悬崖边羊肠小路绕过去，把这群敌人抛在后面。然而诺日泊斯人不知道，美国人用电报通知了前方另一支美国部队。8月9日，在大洞谷，诺日泊斯人停下来休息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美国军队突然袭击。

战斗非常激烈，持续两天。这次战斗，诺日泊斯人死亡八十九人，其中七十七名是妇女，老人和孩子，酋长五处伤痕和彩虹在战斗中丧生。美国军队三十五名士兵战死，三十三人受伤。

尽管这次战斗好像是诺日泊斯人失利，但美国人开始对这支不同寻常的印第安人队伍感到恐惧。这些印第安人作战勇猛，似乎根本不怕死。最让美国士兵胆战心惊的，这些诺日泊斯武士们枪法奇准，子弹好像长眼睛，弹无虚发。谁靠近他们，谁就靠近死亡！

诺日泊斯人突围出来，继续东行，进入爱达荷州。因为大洞谷战斗失利，失去两位酋长，众人一致认为是酋长看玻璃判断失误，指挥不当。看玻璃马上被大家撤换，瘦鹿被推荐为总指挥。

哈佛将军的部队紧追不舍。8月19日夜，奥利库特率领二十八名武士偷袭美军驻地，他们驱散两百多匹驮马，使美军失去给养，不得不暂停追击，诺日泊斯人趁机进入怀俄明州的黄石野生公园。

那时，这个今天非常著名的美国国家公园刚刚建成不久，一些美国、加拿大和欧洲

游客在此观光宿营，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一群穿戴破烂的印第安人队伍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印第安人非常友好，和气地跟他们打招呼。尽管印第安人饥肠辘辘，但没有人抢白人食物。

瘦鹿找到乌鸦族大酋长，请求他们支持，然而他非常失望，正如约瑟夫所预料的那样，乌鸦族人不惹事，他们婉转地表示中立，恳请瘦鹿尽快离开。最让瘦鹿垂头丧气的，一些乌鸦族人已经开始向美国人通风报信，请美国军队过来驱逐他们。

酋长们意识到当初约瑟夫的判断是正确的，约瑟夫再一次回到最高领导人位置。现在，诺日泊斯人在美国境内已无处可去，经过商议，酋长们决定北上，通过蒙大拿州进入加拿大，这是唯一可逃亡活命的路了。

美国第七骑兵团三百五十名士兵人喊马嘶地追上来。诺日泊斯人把这支骑兵团引诱进一个叫峡谷小溪的地方，那是一条已经干涸的弯弯曲曲的河床，两岸布满巨石。诺日泊斯神枪手们躲在石头后面，沉着向美国士兵射击。人仰马翻的第七骑兵团丢下十一具尸体和三个伤员，逃出枪声阵阵的峡谷。

接下来两个星期，饥寒交加的诺日泊斯人在蒙大拿州荒凉旷野中艰难行进。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的路线一样，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地和危险的沼泽。天空飘下雪花，冽风怒号。没有吃的，没有东西可以御寒，一些老人和妇女耗尽最后一丝气力，精疲力竭地躺倒在地，静静等待死亡来临。

9月23日，十三个武士冒死袭击一个美国军队后方给养供应库，获得大量食品，诺日泊斯人从饥饿的死亡边缘挣扎回来，他们暂时得救了。10月5日，诺日泊斯人来到一个叫熊爪的地方，这儿离加拿大边界只有三十英里。长途跋涉的诺日泊斯人停下来休息，恢复体力。他们心中充满欢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可以看到活下去的希望了。

诺日泊斯人万万没有想到，这儿，是他们全军覆没之地，他们的“长征”，到此结束。

此时此刻的哈佛将军，通过电报，在另外一位将军尼尔森·迈尔斯（NELSON MILES）配合下，调动大部队悄悄围过来。这支庞大的部队有骑兵、步兵和民兵，他们粮草无缺，弹药充足，一切准备就绪。

所有诺日泊斯人可能逃生的路线都被牢牢堵死。空旷的田野里，一场大屠杀开始。骑兵在前，步兵在后，美国人浪潮一般呐喊着勇猛冲向惊慌失措的诺日泊斯人，空旷野地里无遮无拦，密集的枪声中，成片的印第安人惨叫着倒下，地上血流成河。奥利库特和图胡胡若特酋长当场战死。

最初的慌乱过去，诺日泊斯人把同伴的尸体堆积起来，形成屏障，殊死抵抗。冲锋的美国士兵纷纷倒下，第一次进攻被打退。

很快，美国人发动第二轮攻击，他们推来数门火力威猛的大炮，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印第安人血肉横飞。看玻璃和瘦鹿被炸死。现在只剩下约瑟夫和白鸟两个酋长，他们组织浑身是血的武士们打退美国士兵第二次进攻。

黄昏降临，天色暗下来，纷纷扬扬下起鹅毛大雪，气温骤然下降。美国军队暂停进攻，等待第二天黎明的到来。“今天夜里，即使这些印第安人没有被冻死，”哈佛将军对部下说，“那么，明天白天我们也不会太费劲儿解决他们。先生们，睡个好觉吧，晚安！”

夜里，荒凉幽黑的大草原如地狱般充满死亡的寂静。火堆旁，约瑟夫对白鸟说，投降的时刻最后还是来到了，明天一早，在白人进攻之前，我们投降，这样还可以有一些人活下来。

面部表情严峻的白鸟摇摇头，什么也没说，他起身上马，带领愿意跟他离去的武士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很快，远处传来激烈

枪声、咒骂声和惨叫声。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第二天天色放亮，约瑟夫平静地走向荷枪实弹的美国人。哈佛将军出人意料地接受约瑟夫的投降请求，没有继续屠杀。他问约瑟夫有什么要求。约瑟夫说，我想回到我故乡的土地上去，请把我们送回我们千里之外的家乡瓦拉瓦拉峡谷，我愿意在那儿接受你们给予我的任何审判。请善待我的武士和我的族人，他们已经投降，他们不再是你们的敌人。



约瑟夫回到家乡的心愿没有实现。他先被押解到堪萨斯州关押，然后又被转移到华盛顿州一个军事监狱，在那里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二十七年后，约瑟夫死去。一个很熟悉约瑟夫的狱医说，我认为约瑟夫死于心脏破裂，他的心脏负荷太沉重，他太忧郁，他的神情永远那么悲伤，我在这所监狱里服务了一辈子，我从来没看见他笑过，从来没有。

## Novel 《Horse》 chapter 16 & 17 (Steven Neu)



Steven Neu, the author of <<Elegy of American Indians>> published in Canada. He lives in Calgary with his wife Eileen, son Craig, and dog Ace.



### Chapter 16

Returning to Lhasa without seeing Mah, Lin became very sick and was hospitalized. It took her half a year to recover. In the hospital, she often dreamed Mah came-and

that they were married. It was a big wedding, and they had a baby on the way...

Waking up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Lin saw Lew sitting on her bed, watching her tenderly, with mercy in his bright eyes.

“Are you thirsty? Do you want a sip of water?” Lew softly asked, with a glass of water in his hand. “You were smiling in your dream. It must have been a beautiful dream. You look like an angel when you are smiling.”

Lin turned her head away from him. She closed her eyes and tears streamed down her face.

*Why couldn't he be Mah?!*

“I know you are suffering. Let me share your sorrow,” Lew said.

“Please leave. I want to be alone,” Lin said.

“Okay. I'm leaving. I will put the glass of water on your bedside table. Drink it. The doctor says drinking plenty of water is good for your health. Take care of yourself. I will come see you tomorrow.” Lew turned off the light and tiptoed out.

Lin sat up in bed, staring into the dark for a long time. She did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ut her intuition told her that her future wouldn't unfold as she had hoped.

Lew was a smart, observant man. Whenever he stayed with Lin, his eyes

always followed Lin's glances so he could figure out what she wanted. When Lin glared at an open window. Lew would close it for her. When Lin felt drowsy, he would turn the light off and sneak out of her room. He did everything for her without her having to ask.

Lin's room wa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in the hospital. There were flowers everywhere in her room. It looked and smelled like a beautiful garden. Lew ordered all these expensive flowers from inland China and air transported them to Lhasa. He told Lin that flowers would speed up her recovery.

When nurses walked into Lin's room, they would look at her with admiration, as if she was a queen. Lin was an easygoing girl and she treated everybody with kindness. She became friends with them.

One day, a nurse curiously asked Lin, "Why do you always give that handsome young man the cold shoulder? We know who he is and who his father is. If you don't like this man and his powerful family, what do you want?"

Lin smiled bitterly, shaking her head, and said nothing.

*What do I want? I want Mah! But it seems he has deserted me. I have written so many letters to him. I even told him I would*

*die if he didn't come and still no reply, not even one word. He must hate my mom so much he finally gave up the struggle in despair. His love was so weak, but he's such a kind-hearted, handsome man. I bet girls are chasing him now. He might even have a new girlfriend. If this is true, I wish him, and that lucky girl, the best.*

Lin cried.

What Lin didn't know was Lew had bribed the officials at the post office. All of Lin's letters to Mah were saved and sent to Lew. He destroyed them after he read them. Mah had written Lin several letters to wish her well. The post officials forwarded them to Lew, too and he did the same.

What Lew told Mah was not an exaggeration. Lhasa is his kingdom. He could do whatever he wanted there.

The hospital finally allowed Lin to leave. Lew rented a comfortable house for her and arranged every thing perfectly. He even hired a head mistress to look after her and all the household duties. Just like her hospital room, beautiful flowers bloomed throughout the house.

A year passed. Lin finally accepted Lew's marriage proposal. They had a luxurious wedding. This was the largest event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had ever

held. He considered it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of his life.

“Son, your past life as a playboy is gone now. I saved you. Lin saved you. Treat your wife well. Have a baby soon, and live happy forever. I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now,”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told Lew.

Lew nodded...

Lin got pregnant and gave birth to a cute boy. She became a happy mom.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held his grandson in his arms like a prince and kissed him. “My lovely grandson, this family’s blood and name shall continue,” he said with tears in his eyes.

Two years later,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was transferred to Beijing. After that, everything changed.

Lhasa was the capital of such a remote, poor province. The flourishing city of Beijing was the heart of China. Lew met lots of girls in Beijing that weren’t anything like the women in Lhasa. He felt like a bumpkin in front of them.

When Lew saw Lin in Lhasa, the other local girls immediately became garbage. Now, in Beijing, Lin quickly became garbage, too. Even though Lew’s father was not a king anymore in Beijing, he was still a powerful man and Lew had lots of

opportunity to fool around with different girls.

Lhasa was a lake. Beijing was an ocean. Girls were fish for Lew to catch. Lew cheered, jumped up, and dived into the ocean.

Before long, Lew asked Lin for a divorce.

Lin quietly accepted the proposal but on one condition. She must live with her son as the only guardian. She would not take even a penny from Lew if he agreed.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didn’t want to be far from his beloved grandson. Lew comforted him, “Give the boy to her, otherwise she might become a trouble maker for us and affect your reputation. You want a grandson? Easy! I will marry again. I can give you another grandchild - lots of them. I guarantee it!”

“Get out of here you piece of shit! You’re a fucking playboy! You will have to answer for your stupidity one day,” The General Commissioner thundered. His rage was palpable and brought on a heart attack. He fell to the ground...

Lin moved out of the huge family residence and lived with her parents. Deep down, she didn’t feel sad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She was happy as long as she had sole custody of her son.

Once in a while, Mah would appear in Lin's thoughts. She wrote him a letter, asking for how his life was and told him she had divorced Lew. The letter was sent back to her after a month. The sticker stated: *There is no such person at this seismic company.*

Mah must have been transferred. He must have been a happy husband and father by now. Lin sighed.

Lin put all of her life hope onto raising her son. The little boy grew up quickly. Years passed and he became a smart, obedient boy. He went to primary school.

One day, the primary school caught on fire. Over 100 children perished in the disaster. Lin's son was among them.



Lin's body and heart collapsed when she received the news. She was bed ridden for

almost a year. Her aging parents looked after her carefully.

On a cold rainy morning, Lin disappeared. She left her parents a letter. She was leaving to join a Buddhist convent. She would never come back. She pleaded for her parents' forgiveness.

Lin's dad was hospitalized again after he read his daughter letter and died soon after in the hospital. Her mom was severely traumatized.

## Chapter 17

Mah's life as a prisoner was over. He walked away from the jail. The heavy steel door closed behind him. Six years was a long time. He stood on the street and looked around with his eyes squinting. The world seemed strange to Mah now.

"Where should I go?" he asked himself.

Mah stayed in a small motel that night. Outside, the sky was as dark as ink and a storm rolled in. Flashes of lightning cut through the sky. The thunder roared as if several dragons were fighting. Sitting on bed, Mah was gazing at his string of Buddhist beads. They were shining with a mystic luster. They seemed to smile at Mah.

Suddenly, a whisper came to him. "You have lost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Come!

The Buddhist world is opening its door to you!”

Instinctively, Mah jumped up. He raised his head and looked out through the window at the pulsing sky. “Come! Mah,” the thunder shouted from the sky.

“I’m coming!” Mah yelled with excitement then he took off his all clothes. Completely naked, he rushed into the heavy rain.

*Clean my body with His holy water from heaven. Say goodbye to this world. Walk towards the God Buddha and worship Him. There will be nothing to mis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Nothing to care for! Forever!*

The storm struck even more severely. The heaven seemed to be cheering for Mah.

A month later, Mah found a temple and became a Buddhist monk. He didn’t want to be a cloistered monk and stay and study at the temple every day. He preferred to wander and raise money for the temple.

One day, Mah passed through a small town. On the street, he saw another monk trying to sell his herbs to a middle-aged lady. Grief was mapped on her face. She was holding a little, lean boy in her arms. The boy looked very sick and seemed to be dying.

“I can save your son’s life as long as he takes my all-purpose medicine. I guarantee

your son will recover in seven days. You should make a decision right now. Your son is in danger,” the monk urged the lady.

“How much will it cost?” the lady asked with hesitation.

“Our Buddhist mission statement is to save lives not to make money. I will give you a discount of half price.”

Mah could tell this monk was a fake one. Monks raised money by preaching Buddhism, not by selling anything. And,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an all-purpose medicine in the world. This guy was an evil swindler. He was even willing to cheat a lady, and a dying boy!

Mah quickly approached the lady.

“You should go to hospital right now. Don’t waste time here. He is a fake monk,” Mah told her.

The lady looked at Mah surprisingly. “Are you a monk, too?” she asked.

“Yes, I am a monk. A real one though,” Mah said.

The lady looked confused. “How can I know who is real and who is fake,” she murmured.

The swindler dragged Mah to a corner. “Hey buddy. I guess we’re doing the same job. How about we work together to get this lady and share the money?”

“You better leave now - I am warning you!” Mah said.

The swindler changed his face. “Fuck!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threatening me like this? Go away! Otherwise I am going to beat the shit out of you!”

Mah didn’t want to waste any time and immediately assumed his fighting stance.

“Shit! The cops coming!” the swindler shouted, looking over Mah’s shoulder.

Mah turned his head around. Then he heard the sound of a sharp knife wave past his ear. Instinctively, Mah lowered his head and jumped aside. He dodged the dangerous attack.

“You scumbag!” Mah roared. He pounced savagely on the swindler.

The swindler seemed to know some martial arts, too. He quickly drew back, stood still, and stared at Mah. He held the knife tightly in his hand and waited for Mah to make his next move.

Excited spectators gathered, and made a circle around Mah and the swindler. They shouted, clapped, and laughed.

“Ha! Ha! Two monks are fighting!”

“God! I thought only bad people fought.”

“I agree! These Buddhist monks are supposed to be closer to God than us. They shouldn’t fight like we do.”

“Beat him up! Beat him up!”

“Good shot! Do it again!”

“Nice move! Carry on!”

A siren went off and two police cars approached quickly. Several cops jumped out of the cars. They pushed through the people and shouted at Mah and the swind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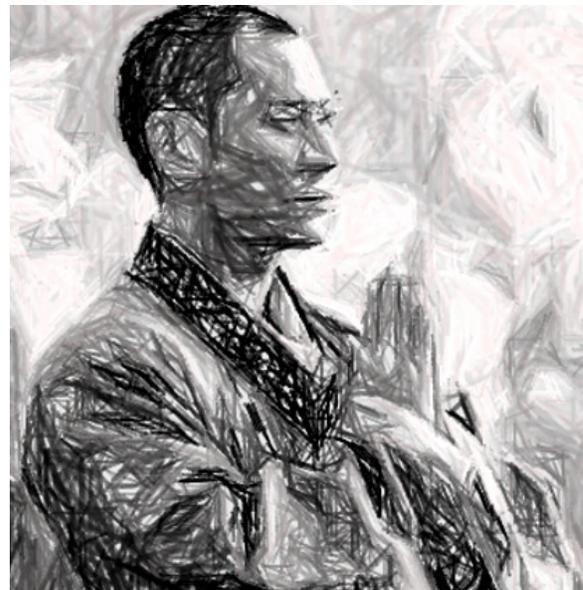
“Hey! You two! Stop!”

The swindler immediately dropped his knife on the ground and raised his hands high. Mah faced the cops and pointed at the swindler. “He is a fake monk. He tried to cheat a poor lady and her dying son.”

“Come on brother! Don’t lie to the police comrade! I will give you more money next time,” the swindler said.

“Shut up! I am a real monk,” Mah said.

“You two fuckers look fake! Handcuff them both and put them in the car!” the lead cop ordered.



The swindler was very obedient while the cops handcuffed him. Mah resisted and didn't let cops touch him. "You can't do this to me. I am real. I have the certificate issued by my temple!" He argued.

The lead cop was upset by Mah's defiance. He rushed over and slapped his face. "How dare you argue with us?" he yelled at Mah.

Mah blinked his eyes. He wanted to fight, but he managed to hold himself back.

When the cops tried to arrest Mah again, he didn't resist. After all, he was a real monk. He believed they would release him after they knew the truth. It wouldn't hurt to go to the police station with them.

The lead cop was pleased with Mah's cooperation.

"Good! This is what you should do. You're not as stupid as you look. Did you say you were a real monk?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ere is nothing real in this country. Anything could be fake, cigarettes, booze, medicine, certificate and even fucking virgins. Do you know a hospital can make an artificial hymen? A girl can fuck thousands of times but she can still be a virgin. What a fucked up world! Maybe your mom was a fake virgin, too. Ha..."

Mah raised his arms and fiercely hit the lead cop on the back of his head with the

edge of his handcuffs. He fell to the ground like a deflated balloon.

A cop standing behind Mah immediately pulled out his billy club and pounded him on the neck. Mah fell to the ground.

Mah didn't stand up. There were four cops around him with billy clubs and guns in their hands. Any further resistance was in vain. They could kill him.

Covering his head with his hands, he brought his knees to his chest and lay on the dirt. He was waiting for them any further move.

*The Buddhism says people must suffer a lot before they can go to heaven.*

(To be continued...)

# 石油板块

**PETROLEUM**

## 中国民营油企排名 (石油 Link)



除了三桶油、中化这样的国企，谁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企业？答案终于揭晓了。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国华信、科瑞集团、东明石化等多家知名石油企业入榜。

### No.1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第 7 位

营收：2909 亿元

中国华信是一家集体制民营企业，业务以获取海外油气资源为核心，目前在欧洲拥有加油站、炼厂等下游资产，在阿联酋有石油区块权益。

借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力量，中国华信发展迅速，同中东、中亚、欧洲的多个“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了良好联系。在开拓自身海外业务的同时，也建立了独特的海外业务服务平台，为众多在海外拓展业务的中国石油企业提供综合服务。

中国华信不仅是此番唯一进入中国民企 500 强前十的企业，也是继三桶油和中化集团之后，中国最大的涉足石油业务的企业。

除了中国华信，进入中国民企 500 强前十的企业还有华为、苏宁、山东魏桥、海航集团、正威国际、联想控股、京东、大连万达、恒力集团。

### No.2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第 19 位

营收：1456 亿元

广汇集团拥有能源开发、汽车服务、房产置业等多种业务，其中能源开发业务既包括油气的开采，也包括运输销售。广汇集团不仅在哈萨克斯坦拥有自己的油气区块，还是中国最大的路基 LNG 供应商，其 LNG 业务尤为突出。

在中国油气行业改革浪潮来临之际，广汇集团也是国内率先破冰垄断的企业之一。2016 年广汇集团和中石油签署了协议，中石油西气东输管道将向广汇能源江苏启东 LNG 分销转运站实行第三方开放，成为中石油向民企开放的首例。

此外，广汇集团目前也有进军北美页岩气区块的计划。

### No.3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第 24 位

营收：1048 亿

新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民营天然气分销企业，也是中国的 5 大燃气公司之一。在深耕天然气下游领域多年之后，新奥集团在近年来也开始布局上游。

在 2016 年，新奥集团收购了澳大利亚第二大油气巨头 Santos 公司的股份，从此拥有了上游天然气资产。

目前新奥集团在浙江舟山的 LNG 接收站正在建设中，未来新奥集团将成为拥有天然气上中下游一体化产业链的大型民营天然气公司。

此外，在当下热门的“分布式能源”“能源互联网”方面，新奥集团也在进行积极布局。

#### No.4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第 32 位

营收：887 亿

东明石化是当今中国最耀眼的石油企业之一。随着中国原油进口和使用双权的放开，中国的地炼企业迎来了最辉煌的时代。

从一家当初濒临破产的企业到今天的地炼龙头，其收获来之不易。为了把握这一发展机遇，东明石化展开了积极布局。近年来，东明石化不仅牵头成立了中国石油采购联盟，还同中国华信、杰瑞集团、日照港等大型企业建立了合作。

据山东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东明石化的年营收比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还高，是山东最大的石油企业。

#### No.5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第 54 位

营收：642 亿

万达控股集团总部位于山东省东营，毗邻胜利油田。该公司包括石油化工、电缆、地产等。万达控股旗下的天弘化学公司拥有 1800

万吨/年综合加工能力和全国民营炼厂最大的单套 500 万吨/年原油加工能力。此外，万达控股同中石化、中石油都有开展合资合作，有跻身世界 500 强的目标。

#### No.6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第 64 位

营收：611 亿

利华益集团主营业务为石油化工、制药，也涉足纺织服装、消毒液业务。该集团旗下的利华益利津炼化有限公司，拥有 650 万吨/年常减压、220 万吨/年重油催化裂化、100 万吨/年延迟焦化、400 万吨/年加氢精制、50 万吨/年气分等装置。

#### No.7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第 80 位

营收：531 亿

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包括石油化工、文化教育、现代农业等。旗下的京博石化是一家集石油炼制与后续化工为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

京博石化原油一次加工能力为 350 万吨/年，有一套 350 万吨/年常减压装置。京博石化也是 2015 年首批获得进口原油使用资质的企业之一。

#### NO.8 山东海科化工集团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第 87 位

营收：508 亿

海科化工是国内首家生产国五汽油的民营炼油厂。三桶油、中化集团、壳牌、BP 这些大型石油企业，都同海科石化有业务合作。

除了石油化工，海科化工业务还涉及特种化学品、制药等，海科化工是中国首家实现吨级单层石墨烯量产的企业，目前已投资 5.9 亿元建设 5 吨/年单层石墨烯及 5000 吨/年改性超级活性炭项目。

#### No.9 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第 98 位

营收：470 亿

宝塔石化总部位于宁夏，在广东、新疆等地也有业务布局，业务以石油化工为主，目前也在向 LNG（液化天然气）、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领域延伸。

宝塔石化目前已经投产的炼化基地可实现每年 1500 万吨的产能，即将形成的炼化规模约为 2500 万吨。据悉，宝塔石化未来有年营收冲击 1000 亿的目标。

#### No.10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第 135 位

营收：371 亿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业务以石油炼制为主，原油一次加工能力 590 万吨，综合加工能力 1200 万吨。金诚石化拥有原油加工、重油深加工、油品精制、资源综合利用的循环链条式产业格局，是山东淄博市最大的民营企业。

#### No.11 山东科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民企 500 强排名：第 421 位

营收：143 亿

在本年度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山东科瑞集团成为唯一一家进入中国民企 500 强的油服装备企业。

山东科瑞 2016 年营收达到 143 亿元，再次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民营油服装备企业。而这一营收水平和中国第二大油服公司中国海油 2016 年营收水平相当（152 亿元）。

山东科瑞主要业务包括油气装备制造、油气技术服务、油田 EPC 工程等。除了传统油气装备技术业务，科瑞目前还在打造石油装备跨境电商、能源领域资源共享平台方面有所尝试。

本年度入榜中国民企 500 强的石油企业一共 21 家。除了以上 11 家企业，入榜的企业还有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富海集团有限公司、万通海欣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垦利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潞宝集团、美锦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中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入榜中国民企 500 强的石化类企业，2016 年的总营收超过 6000 亿元，比中国第三大石油公司中国海油在 2016 年的营收还高出近 2000 亿元，民营类石化企业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在石化领域，中石油、中石化、民营石化类企业构成的多元化竞争格局正在形成。

## 2018 中国石油富豪排名（富豪榜）

### No.1 王玉锁、赵宝菊夫妇



财富：555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新奥集团

在 2018 年度，新奥集团的王玉锁、赵宝菊夫妇再次问鼎了中国能源行业富豪榜的冠军，而这一结果也并不意外。

经历了近 30 年的发展后，新奥集团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一体化天然气企业。在天然气产业及 LNG 产业发展升温的当下，新奥集团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除了传统天然气业务，新奥集团也在能源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展开了积极布局。

### No.2 孙广信

财富：450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广汇集团

广汇集团业务覆盖汽车、能源、房产等，这家公司是中国知名的 LNG 业务运营商，也有开展海外天然气田的开采。

在 2017 年，广汇集团进入了《财富》世界 500 强企业之列，其创始人孙广信也因此稳居国内富豪排名前列。

目前，广汇集团又提出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计划，其未来必将是国内油气行业重要的参与者。

### No.3 苏卫忠

财富：185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中国华信

苏卫忠是中国华信的独立董事。中国华信的总资产已超过 200 亿美元，年营收在 400 亿美元之上，已跻身世界级能源公司之列。在本年度的胡润富豪榜上，有三位来自中国华信的企业家榜上有名。

### No.4 李勇

财富：165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中国华信

李勇为中国华信执行董事，从 2010 年起担任中国华信执行董事、主席助理，战略决策委员会总经理，是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No.5 邵仲毅

财富：135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山东晨曦集团

邵仲毅为山东晨曦集团董事长，从 1994 年起走上创业之路。晨曦集团业务包括国际贸易、

石化、粮油及文化旅游，目前也是山东省十大炼化企业之一。

#### No.6 薛光林

财富：115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光汇石油

薛光林为中国第四大上市石油公司——光汇石油创始人。光汇石油目前业务覆盖油气勘探开发、国际贸易、油气储运等。

除了传统油气业务，光汇石油也在能源互联网领域展开了布局，积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2016 年，光汇石油推出了业内首个石油互联网储油产品——“光汇云油”。

#### No.7 孙珩超

财富：115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宝塔石化

宝塔石化是中国最知名的民营石化企业之一，孙珩超则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在中国原油“双权”放开后，这家企业迎来快速发展。

宝塔石化目前业务已覆盖石油炼化、油气零售、装备制造、LNG 等，除此之外，这家公司目前也在探索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业务。2017 年，宝塔石化在宁夏百强企业中排名第三。

#### No.8 王铭祥、周一峰夫妇

财富：88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东华能源

周一峰为东华能源董事长。东华能源成立于 1996 年，总部位于南京，目前业务包括烷烃资源国际国内贸易、化工仓储，终端零售及基础石化等四大板块。

由于贸易规模扩大和在浙江的石化项目投产运营，东华能源在 2017 年年营收增长率达到 63.6%，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 No.9 叶成

财富：82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岚桥集团

叶成为山东日照岚桥集团董事长，公司业务以港口物流、石油化工为核心。岚桥港区是山东重要的油气及相关产品进口通道之一。

在 2014 年，岚桥集团曾并购澳洲的西部能源公司，拥有海外天然气上游资产。目前，该公司正在打造天然气开采、加工、储藏、运输、市场销售的一体化产业链。

#### No.10 臧建军

财富：82 亿元

关联企业：中国华信

臧建军从 2007 年起任中国华信董事会执行董事，战略决策委员会执行董事。

除了以上企业家，还有 2 位来自油气行业的中国企业家入围了《2018 胡润全球富豪榜》。

#### No.11 简志坚

财富：76 亿元

关联企业：中国天然气集团

简志坚为中国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ChinaLNG）执行董事。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为资产投资买卖和于中国从事开发新能源投资，包括投资、建设、经营液化天然气加气站、加气码头及相关基础设施，销售及改装液化天然气车辆及船舶，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No.12 马韵升

财富：69 亿元

关联企业：京博控股

马韵升为山东京博控股董事长。京博控股旗下京博石化公司，是中国知名的大型民营石油化工企业，其业务集石油炼制和后续化工为一体。

### 相关阅读：2018 世界石油富豪

查尔斯·科赫、大卫·科赫

财富：3050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科氏工业

来自美国的查尔斯·科赫、大卫·科赫两兄弟，是全球油气行业最富传奇色彩的人。两兄弟所拥有的美国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是全球最大的非上市公司。

科氏工业业务遍及原油开采、炼化、贸易、管道运输等，其核心为石油与化工。查尔斯·科赫、大卫·科赫两兄弟也是全球十大富豪榜中的常客。

穆克什·安巴尼

财富：2850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印度信诚工业集团

穆克什·安巴尼为印度信诚工业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的董事长，他曾在 2007 年和 2008 年间鼎过亚洲首富。

信诚工业集团是印度最大的私营企业，其业务涉及能源、电信、零售等等。这家公司在印度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炼油厂。

哈罗德·哈姆

财富：1000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美国大陆资源公司

哈罗德·哈姆，对熟悉美国页岩油产业的人来说，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因为他是美国著名页岩油开采公司大陆资源公司（Continental Resources）的创始人。哈罗德·哈姆是美国页岩油革命的重要推动者，至今仍活跃在美国页岩油产业的一线。

列昂尼德·米赫尔松

财富：1000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俄罗斯诺瓦泰克天然气公司

列昂尼德·米赫尔松，俄罗斯最大独立天然气公司诺瓦泰克（Novatek）的大股东，也是俄罗斯的首富。

诺瓦泰克是当今中国石油人最熟悉的外国公司之一，因为中石油在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大

型 LNG 项目亚马尔 LNG，就是由诺瓦泰克所主导。

季姆琴科

财富：950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瑞士贡沃集团

季姆琴科，瑞士贡沃集团（Gunvor）的创始人。贡沃集团是全球第四大石油交易商，该公司成立于 1999 年，为全球石油和能源市场的参与者提供一体化的贸易产品和物流服务。这家公司在石油开采、炼化、管道、储运、终端领域均有投资。

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

财富：820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

瓦吉特·阿列克佩罗夫，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Lukoil）的董事长。卢克石油为俄罗斯第二大油气生产商，也是全球最大的纵向一体化油气公司之一，其石油产量约占全球的 2%。

穆罕默德·阿毛迪

财富：755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克拉尔石油股份公司

穆罕默德·阿毛迪，一位来自沙特的商人，他所创立的克拉尔石油股份公司（Corral Petroleum Holdings）在瑞士等地拥有石油炼化、加油站业务。

王玉锁、赵宝菊夫妇

财富：555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新奥集团

在 2018 年，王玉锁、赵宝菊夫妇成为了来自中国唯一入榜世界前十的企业家。

Leonid Fedun

财富：385 亿元人民币

关联企业：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

Leonid Fedun，俄罗斯卢克石油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 中国石油城（石油人）

### 东营

GDP 总量：3950 亿元 增速：7%左右 总人口：213.21 万人 房价：6710 元/平

作为为数不多的油城中的靠海城市，东营占据着地理优势。

近年来，东营在身份转变上很努力，开始发力由石油城向科技城转变。尤其是像科瑞石油一样的科技型石油装备企业，已形成具有世界影响的产业集群。

东营处于连接中原经济区与东北经济区、京津唐经济区与胶东半岛经济区的枢纽位置，再加上靠海的优势，其在贸易上、经济上的发展前景清晰可见。

### 榆林

GDP 总量：3337 亿元 增速：7.8% 人口：338.2 万 房价：6027 元/平

榆林市的优势在于资源。

2017 年，榆林市生产原煤 4 亿吨、原油 1048.61 万吨、天然气 164.92 亿立方米，分别占到全国总产量的 11.6%、5.5%和 11.2%左右，是油城中的产量大户。

但榆林早已不满足于资源带来的优势，根据规划，榆林将打造成为一个清洁、高端的能源基地。目前，煤化工、风电、光伏等在其产业中占比越来越大。

### 大庆

GDP 总量：2680 亿元 增速：2.8% 人口：293.34 万人 平均房价：5246 元/平

大庆在油城中的地位就像家中的老大哥，象征着威望和资历。虽然地位比较高，但大庆随时保持着勤勤恳恳的谦卑姿态。

2011 年中俄原油管道正式投产，2018 年 1 月，管道二线工程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虽然大庆稍显老态，但这源源不断输入的原油开始让大庆焕发出了第二个春天。

除此之外，大庆还打造出汽车产业园，发展生物医药、大数据等，走出一条多元化发展的道路。再怎么老大哥的面子不能丢！

### 松原

GDP 总量：1706 亿元 增速：1%左右 人口：280 万 平均房价：4212 元/平

背依吉林油田，松原被称为“东北十大魅力城市之一”，享有粮仓、林海、肉库、鱼乡等美称。

目前，松原已形成了石油开采、石油炼制、化工、医药、轻工、食品、建材、纺织、机械、电力等门类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同时，为了应对油气资源减少的难题，松原也在积极研究油页岩的开采等技术。

### 濮阳

GDP 总量：1621 亿元 增速：8.1% 人口：391.9 万人 平均房价：5774 元/平

濮阳堪称石油城中励志的典型。在油气资源减少后，迅速由油气生产基地转化为油气装备生产基地，弥补了未来发展的短板。

据 2017 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濮阳市制造业完成 592.75 亿元的增加值，而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行业已经占到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的 81.9%。

由此可见，依托着几十年的油气发展经验，濮阳逐步发展成为油气行业的一个技术和装备中心。

### 盘锦

GDP 总量：1075 亿元 增速暂未公布  
人口：130.1 万人 房价：3827 元/平

背依着世界稠油发展中心——辽河油田，盘锦建成了东北首座储气库——双 6 储气库，成为石油城在此方面的领先者。

除此之外，盘锦还是中国最适宜居住的石油城，不仅靠海很近，港口优势明显，还有着大片的红海滩、芦苇荡和低廉的房价。

在充分了解自身优势后，盘锦明确了发展的方向，建成突出石油工业文化和滨水湿地景观有机融合的城市特色风貌，底气很足。



盘锦红海滩

### 克拉玛依

GDP 总量：720 亿元 增速：7.5% 平均房价：4244 元/平 人口：45 万

说起励志和上进，克拉玛依绝对有话说。毕竟顶上“世界石油城”的名头，还是需要一些魄力的。

近几年来，克拉玛依加快了由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步伐。

依托本土丰富的石油资源，克拉玛依明确提出打造油气生产、炼油化工、技术服务、机械制造、石油储备、工程教育的“六大基地”。

尤其是 2015 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选择在此建立新校区，再一次彰显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作为一个人均 GDP 名列前茅的新疆小城，克拉玛依对未来有着自己的打算。



克拉玛依魔鬼城

### 任丘

GDP 总量：641 亿元 增速：6.5% 人口：86.7 万 平均房价：8541 元/平

“孔雀城”任丘是著名的白洋淀所在地，神医扁鹊的故里。

目前，油气开采、石油化工仍是其支柱产业，自华北油田开发以来，任丘的地热资源开始得到逐步利用。除此之外，任丘也逐渐发展起一批高新技术产业。

作为国务院确定的对外开放县市和环京津经济圈的主要市县之一，任丘凭借着位置优势或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 庆阳

GDP 总量：600 亿元 增速：4% 人口：222.27 万 房价：6047 元/平

庆阳是一个低调的城市，坐拥近 50 亿吨的油气资源，是长庆油田的主产区。

单就资源量来看，庆阳堪称油城中的佼佼者。但其产业结构单一，能拿出手的大企业不多，也成为其发展的短板。

对此，庆阳石化提出到 2020 年，建成千万吨级炼油能力的炼化企业。

对庆阳来说，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多元化才是根本，毕竟资源总有用完的一天。

## 库尔勒

GDP 总量：555.7 亿 增速：7.1% 人口：48.7 万人 平均房价：3258 元/平

“梨城”库尔勒是塔里木油田的所在地。因为开发时间相对较晚，塔里木油田仍是中国油田中上产的主力。

随着塔里木油田的开发，库尔勒形成了石油石化为主导的新一代支柱产业。虽然目前相对年轻，对资源减少的忧虑不深，但库尔勒也早作打算，发展起一批新项目、新产业。

在 2017 年，库尔勒启动乙烷制乙烯项目，推进中泰 400 万吨油煤炼化纺一体化项

目。有 13 家企业“升规入统”，16 家油服企业完成属地法人注册。

油城发展步调越走越稳。

## 玉门

GDP 总量：141 亿元 增速：4.5% 人口：17.72 万 房价：3192 元/平

相信如今仍有人分不清老玉门、新玉门和酒泉的关系。没关系，这并不能妨碍玉门的重生。经历过资源枯竭的阵痛后，一个崭新的玉门已经矗立起来了。

2018 年玉门油田正式接管了长庆油田在庆阳的一个区块，至少未来有的忙了。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石油，作为“石油工业摇篮”的玉门开始布局风电、光热等项目，由传统向新兴能源发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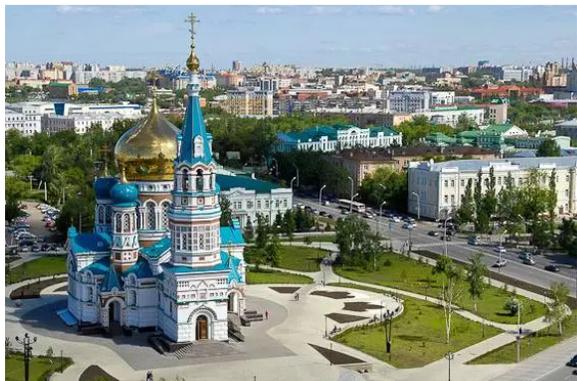
玉门未来仍然值得期待。



玉门新城

## 世界石油城（石油圈）

### 1. 鄂木斯克（Omsk）——俄罗斯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是世界上第二大天然气产区，第三大石油产区。鄂木斯克就位于西伯利亚地区。

著名的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总部也位于鄂木斯克。

### 2. 达兰（Dhahran）——沙特阿拉伯



人均 GDP：5.4 万美元

众所周知，沙特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产油大国，而沙特的第一大石油城却鲜为人知。

达兰是沙特版的玉门油田，也是该国的石油中心，沙特第一口具有商业价值的油井就诞生在达兰。

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也位于达兰。

### 3. 休斯顿（美国）



人均 GDP：7.7 万美元

休斯顿是美国第四大城市，被誉为世界石油之都，地处美国石油大州德克萨斯州。

全球诸多的大型石油企业都在休斯顿设有办事处，聚集了全球最顶尖的石油人才。

### 4. 巴士拉（al-Baṣrah）——伊拉克



巴士拉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是伊拉克的石油化工基地和石油出口中心。

伊拉克是全球第四大石油产国，大部分石油都会通过巴士拉出口，所以全球的石油商对这座城市的动向都极为关注。

但由于战争的原因，巴士拉这座城市受尽了苦难。直到 2017 年，仍旧不时有爆炸事件发生。

## 5. 东营——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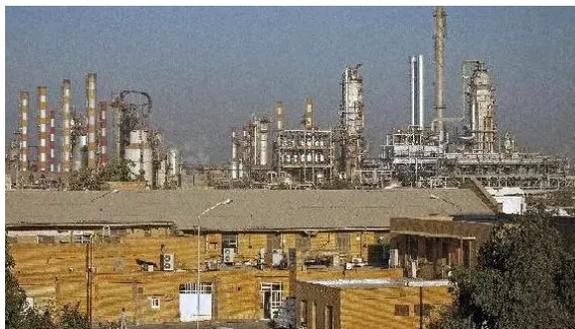
人均 GDP: 2.75 万美元

中国最大的石油城是大庆、东营、玉门，还是克拉玛依？各大石油城各有千秋难以判定。

但从 2016 年 GDP 数据看，在各大石油城当中，东营市的 GDP 和人均 GDP 都位列第一。目前东营也是继鄂尔多斯之后，中国人均 GDP 排名第二高的城市。

克拉玛依曾是中国人均 GDP 最高的城市，但随着近年来油价的下降，人均 GDP 也有所下降，最终被东营超越。

## 6. 阿巴丹（Abadan）——伊朗



阿巴丹是伊朗石油输出集散地，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总部也设置在这里。阿巴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炼油中心之一，其炼油厂最早建于 1913 年。

在 2017 年初，有伊朗媒体报道，中石化与伊朗签订合同，对阿巴丹炼厂进行升级改造。

## 7. 卡尔加里（Calgary）——加拿大



人均 GDP: 7.4 万美元

卡尔加里是加拿大第四大城市，这里是加拿大石油大省阿尔伯特省的经济文化中心。

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在卡尔加里都设有常驻机构，这里还拥有世界知名石油学府——卡尔加里大学。

## 8. 阿布扎布（Abu Dhabi）——阿联酋



人均 GDP: 10 万美元

论人均财富，阿联酋首都阿布扎布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石油城。阿联酋 95% 的石油储量存在于阿布扎布。

在今年初，中石油和中国华信拿下阿布扎布陆地油田的权益。这座石油城，势必将会和中国企业有更多来往。

## 9. 科威特

人均 GDP: 7 万美元

科威特国土面积仅为 1.8 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大庆市面积还小，但科威特的石油储量却和整个俄罗斯相当。



不仅储量大，科威特石油的开采成本可以媲美沙特，是一个低调而富足的国家。

#### 10. 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巴西



里约热内卢是巴西第二大城市，全世界都知道里约举办过奥运会。但鲜有人知道里约是一个超级石油城。

在里约附近海域，发现了震惊世界的盐下超级油藏，里约的石油前景一片光明。南美石油巨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总部也位于里约热内卢。

在巴西海域里贝拉—10 亿吨级储量巨型油田中，中石油、中海油也拥有油气权益。业内人士预测，巴西盐下油藏、加拿大油砂、美国页岩油，将是未来世界石油新增供应三大产地。

#### 11. 马拉开波（Maracaibo）——委内瑞拉



马拉开波，是委内瑞拉第二大城市，更是全世界石油储量最多的城市，因为它拥有全球第一大油田——马拉开波湖。

尽管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石油储量，但马拉开波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不幸的石油城。委内瑞拉的石油和中东石油不同，主要为稠油，开采成本更高，经不住低油价的打击。

目前不仅仅委内瑞拉经济面临崩溃，其石油生产也面临中断的危机。

马拉开波不少石油工人，月薪不到 1000 元人民币，有的低至 300 元人民币以下，甚至得依靠卖工作服换食物。

#### 12. 斯塔万格（Stavanger）——挪威



斯塔万格是挪威第三大城市，号称“北海油都”。斯塔万格是挪威的石油工业基地，挪威石油公司总部也位于这里。由于欧洲北海油田的发现，挪威成了富甲一方的石油大国。斯塔万格大学拥有全球顶尖的石油工程和海洋工程专业，斯塔万格每年都会举行享誉世界的北海石油展会。

协会赞助

**SPONSOR**



## West Lake Energy

West Lake Energy Corp. is a privately held Calgary-based intermediate oil and natural gas company focused on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in western Canada.

West Lake's operations are focused in the Provost medium oil region and the Lloydminster heavy oil region, which contain approximately 90% of the Corporation's production.

The Provost medium oil region is located along the eastern edge of Alberta between Township 36-43 and Range 1-6 W4M. The main producing areas in this region are Cadogan and Rosenheim, which target the Cummings and Dina zones at a depth of approximately 600 to 700 metres, resulting in medium gravity oil with a density of approximately 20 API. Sparky and Lithic channels are also targeted in the Sounding Lake, Rosenheim and Provost areas, with densities of approximately 22-28 API.

The Lloydminster heavy oil region is centered around the City of Lloydminster on the Alberta/Saskatchewan border. This region's production is predominantly heavy oil in the 12 to 16 API. Zones targeted include the Colony, Upper McLaren, Sparky, General Petroleum, Rex and Waseca at depths of 500 to 700 metres.

The remaining 10% of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is gas-weighted and located in West Central Alberta, Pincher Creek, and the Peace River Arch.

所有内容均来自网络和作者投稿，本刊仅提供平面载体供大家方便阅读。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对文章观点负责。版权属于原作者。

**All contents are from Internet and submissions. FLOW magazine only 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read.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text.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s contained.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